

●姚序

莹少时见成均课士录，知六亭为山阳汪瑟菴先生所重。其识君也，在道光元年，莹方罢台湾令，六亭以教谕至，年已六十四矣。莹初至台湾，闻人言嘉庆中蔡牵之扰，君守城及上书论时事，有功于台，固知君干济，非仅工为文而已。君乃出所着宜居、愈瘖二集与杂着文，属为阅定，益知君所至以励名节、崇实学为己任，文亦朴重如其为人。既校阅而归之，或有所非，君未尝不许之也。时君方厘正昭忠祠，督工赤暑不避，遂成疾卒；是为道光二年七月，莹与诸生经理其丧归，且为文表其墓。逾年，赵文恪师至闽，访知君与谢教谕金銮贤，请于朝，祀之乡贤祠，陈恭甫编修复为墓志，郭兰石学士书而刻之。于是，六亭之名益显。更十五年，莹分巡台湾道，再至而君嗣子以其遗文来，则皆莹所手订者，重一翻阅，不觉泫然。老友左石侨，亦瑟菴先生所重士也，与君先后同门，其为文章与为学官，行业相埒而未相识，适主讲海东书院，乃以君文属石侨更为编审，梓以传马。前二集，君所自编，凡六卷；杂着则石侨所编，亦六卷，附后。总题之曰「六亭文集」，凡三编，十二卷，文百四十六首。石侨甚重君，每写一编，必手自校政，去其冗散者数篇。六亭洵可以传矣。

嗟呼！人贵自立耳。六亭一学官，世所谓末秩冷宦也，而观其生平所至发摅若此，以视高牙大纛无所称于世者，顾何如哉！莹不能不瞿然矣。是为序。

时庚子（道光二十年）五月。

●宜居集自序

文上者载道，次载事；载事之文或简而明、或详而核，皆事以文重、文以事传。至文不足重，而以事存文，此文之下也。若并事不足重，则尤下之。兼才拙于文，而自忝为学官，凡修举废坠、厘订讹谬，则颇有其事。自有地方之责视之，似此为不急之务，而推其礼意于古人，则亦司徒宗伯之一事也。

夫事轻重有其宜、缓急有其时，古立学为宣教化，故因学以祀先圣、先师。至唐诏郡县学立孔子庙，自是学皆为庙设。惟有庙而后有学，有学而后有官，故居其官者，以洁修殿庑、肃将祀事为第一义，而后推其教以教学弟子，则事有其序，亦其职稍称而心安。

窃尝念官此二十年，地经四易，而于此事悉未尝兢兢焉。每有营造修举，必为文以记。而庙旁之名宦、乡贤、忠义孝悌、节孝等四祠，亦因新其制而正其祀，以及他创举之不可不书与俗例相沿之不可不禁，事非一端，文亦不忍尽弃。台湾之旌义祠，起自郡之绅士祀阵亡义民，事有条理，非理诸官。官所理，乃祀阵亡员弁、兵丁。兼才以系奉旨特建，在志局时亦尝据各案议恤册内及东瀛纪事分别详订，牒县通报请祀；既未得报，亦将俟诸来者。凡此皆以事

存文，工拙固在所不计。后之修郡县志者，或不能不有取焉。兼才官在是，其所急、所重亦祇在是。进而道德则不能，即与守土者较，事功亦不敢。孟子云：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教谕，八品官耳，以隶孔子庙，得优礼而贫，与抱关击柝同，有才而不得志者为之，有志而无才者亦为之。为之何也？位卑禄薄，其职易称，为所宜居，文公注孟之言不予欺也。故以宜居名予集。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德化郑兼才。

●愈瘖集自序

瘖，废疾也。虽亲如父母，亦不能以言达。父母虽爱之，亦鲜能以医起其疾，而一旦使言。如是，则瘖之愈也，盖难。虽然，兼才之斤斤于求愈者，非愈夫生而瘖也，虑生而不瘖者不幸沦于瘖，冀庶几一愈也。兼才通籍逾二十年，自内地调海外，历蔡牵之变，再选邵武之建宁，虽非身居要职，而于一方机宜及风俗利弊，私牒所形，亦时以言事自效。然皆出于知兼才与尝为兼才师者。非是，即近在同城，亦终于引嫌而止。昔晏子对齐景公曰：下无言则吾谓之瘖，上无闻则吾谓之聋。兼才所遇，盖皆不愿聋者；上不愿聋，而下处于瘖可乎！且瘖者之于父母，非无孝之之心也，特口不能以言达耳。不瘖者，言可以达，而不一达于所知，是忍于负恩，其心先亡矣。故求愈瘖者，所以求达此心也。或曰：子之心达矣，倘所言不足以动上之所闻，瘖虽愈，庸何益？曰：予惟知尽其心而已。谚不云乎？千虑一得；犹贤于趋避者，故以瘖自藏也。若夫利其不瘖，假威惑众、越分干私，此则无行之尤。兼才之所大惧，不瘖不如其瘖也。愈云乎哉！

嘉庆己卯秋，书于京师寓庐。

●宜居集卷一

续建安溪县崇圣殿名宦乡贤诸祠劝捐序

厘正安溪县诸祠祀典并请补祀申文

安溪县续建崇圣殿名宦乡贤忠义孝悌节孝四祠暨新建文昌宫碑记

台邑观风告示

募修台湾县学宫序

申报续修台湾县学宫文

申请续修台湾县志文

代台郡请广乡试中式额及岁科试入学额初呈

代台郡请广解额及学额第二呈

举报入祀名宦乡贤忠义孝悌祠牒文

请定台郡祀典牒文

○续建安溪县崇圣殿名宦乡贤诸祠劝捐序

安溪县学宫修自邑绅傅君其英等，惟文庙壮丽裔皇甲泉郡五邑，余以无力中止。崇圣殿旧在大成殿东，墙宇既塌，人畜践踏，不可言状。名宦、乡贤、忠孝、节烈四祠，改建未就，近亦坏于风雨。夫前人集众人之力谋之于数年前，而尚有未成中止之事；今急欲于谋议寢息之日，成前人之所难成，不几同不智者所为。然而众不以为不可者何也？盖创始者难为功、继事者易为力也。予邑距安溪逾百里，稔知此邦多好义急公之人，惟愧予素少树立，名行未彰，且初来无以取信于人耳。闻前任某谋修学署，捐百金，调台檄至，饱橐而去，为众所譁，使此邦尽以某目予也。予当避谢不敏，否则事以众谋、财由公贖，不昧一笔、不扣一钱，予虽闇且拙，尚能从诸君子后总其成，以告无愆焉。惟望尽乃心力，毋归咎前人、毋追求往事，势在必成，功期速就。此外，若文昌宫、若左斋、衙署、頤宫坊，或可乘机修补，以臻全备；邑之幸，尤予之愿也。谨序。

申报续建安溪县崇圣殿名宦乡贤诸祠文

窃以学之设，崇奉先师；二祭隆仪，兼推所自。崇圣殿之建，典至钜也。安溪前修文庙辍工，至今阅年，约及二旬，修者已旧，其未修者崇圣殿，愈形剥落；名宦四祠，仅存旧址。某上年八月就任，既询知前次兴修未成之由，思有以续之。虑乡愚之惑于己事而继事者之未足以取信也，因思与其假手他人，遽尔下乡募建以益其疑，莫如官为亲捐，犹可对众输诚，以坚彼信。而某本籍毗连安溪，乡音既同，劝捐较易，谋之匝月，创始有资。即就大成殿后明伦堂旧址改建崇圣殿，其名宦、乡贤、忠孝、节烈四祠，照原位起盖，所遗旧崇圣殿址，应改建文昌宫。其训导衙署、頤宫坊等，亦正在筹画，而某已调缺海外，当即卸事。但银项出入、四乡捐交，未便遽易生手，卸事后某当自备资斧，在局督率；俟崇圣殿恭行进主，一切工役稍就，即速赴新任。为此具闻。嘉庆八年六月日。

○厘正安溪县诸祠祀典并请补祀申文

窃以表扬之典，名实贵符；禋祀之修，后先宜一。安溪县名宦、乡贤等厥祠有四，自去岁改建已渐次完竣。查四祠内旧祀名宦，始五代开先令、詹敦仁，迄本朝韩晓，四十有二人。而王直道为王审知孙，詹敦仁退隐，举直道自代，为清溪令三载，有贤声，事载福建续志，向未入祀；是可补也。乡贤祠祀宋张读，迄前明李仕亨，一十有五人。而太常寺卿李懋桧乏忠直方正，事载明史及福建通志，亦未入祀；又可补也。忠义孝悌祠，雍正元年奉敕建，所祀五代周朴、刘乙、詹珩、宋郑思永、林德秀、陈与桂、明谢宏、高凤仑等二十有二人；本朝入祀者，李先春、陈九府、张有胜、王中夏、周思彦、李梦植等六人。按周朴吴人，唐末隐安溪产坑山下，后■〈徙，卩代彳〉居福州乌石山。刘

乙五代时仕闽，为凤阁舍人。陈与桂晋江人，不仕避居安溪，志列于寓贤，虽祀忠义孝悌祠，而籍非安溪。詹琲、林德秀，志列于隐逸；谢宏、高凤仑，志称其受学蔡文庄，列于儒林；虽祀忠义孝悌祠，而与本传不相涉。陈九府、张有胜、王中夏、周思彦，按志仅不失为乡里间善人。窃谓忠义两字，循名责实，在宋不应遗林仲麟、郑振，在明不应遗李森、黄钊。李森赈饥平贼，前明已旌为尚义，国朝康熙间钦赐急公尚义匾额，其建造庙宇、桥梁，至今遗泽在人。林仲麟以伏阙上书被放，庆元中称六君子。郑振、黄钊以陷贼不屈捐躯就义，似此大节炳然，与李森均未入祀，又可补也。

查通志林仲麟、黄钊分隶泉州、福宁两府，当以黄钊由福安学中式，而仲麟之后或由依仁里移居宁德县。按志以求，其皆为本邑人无疑。又崇祀贤良祠大学士李光地，宜补祀本邑乡贤祠。旌表孝子李云永、唐焜黎，宜补祀忠义孝悌祠。至节孝祠，非旌表鲜得入祀。其年代久远，子孙微贱无力追旌者，自宋以来，类多苦节，今亦不能一一补祀。间有衅起争奸、死以烈报，寡由再适、守以节称，或出于吏胥附会，或系族邻冒结。同邑见闻既确，公论难容，虽久经题准，其子孙至今不敢自奉入祠，以彰其丑；可见是非自在人心，善恶不容或爽。某于旧腊择吉进主，各祠久经入祀者，惟谢宏、高凤仑移祀乡贤祠，周朴、刘乙、陈兴桂三人无可附，与詹琲、林德秀仍祀原位。王直道以下七人，公论久定。孝子二人，亦经请旌，即从众议，按祠补入。

再查本朝教授陈洪图、通判李日璟、贡生李光坡、编修李天宠、国子监丞李钟侨、礼部侍郎李清植、司经局洗马官献瑶、湖北蕲州州判王士让，皆砥行砺节，并邃经学，向未请祀，未敢擅便，统俟举报后照例牒县转详。所有未竣工程，已责成各董事认真督理，某即遵照前赴台湾新任。并此具闻。嘉庆九年正月日。

○安溪县续建崇圣殿名宦乡贤忠义孝悌节孝四祠暨新建文昌宫碑记

安溪崇圣殿，在今文庙东，乾隆间邑人监生陈培宜建。規制粗备，历久渐圯。己亥岁议重建未果，又二十余年，围墙倒坏，栋宇莫支，配位神龛，以次折散。殿东南为名宦、乡贤、忠义孝悌、节孝等祠，己亥议修以来，盖尝毁旧易新而卒无成，木台移奉他处，倾倒剥落，几不可辨识。嘉庆壬戌八月，兼才来安溪，朝夕瞻谒，心滋不安。邑太学生王君树功，为前次董事名有文君之子，志卒父业；知兼才有意斯举，每见必以为言，兼才亦乐与之言。其规模之广狭、工役之繁简、价值之多寡、兴作之次第，相与再四推详。兼才复惩前事之无成，虑后来之再蹈，谋之绅士、告诸同人，殫志竭虑，然后敢发。乃事甫发，而调赴台湾之檄至矣。兼才自惟共事之义，弗敢岐视而中止也。爰询于众，首延贡士谢君一鸣、生员陈君跨鳌、童生吴君衍称与王君在局董其役，凡选

材、命匠诸任悉付之。于是，谋益详、力益协，兼才始率各里绅士首先劝捐；计安溪散处为里者一十有八，兼才所未亲历仅光得、还壹二里耳。癸亥五月二十又二日，卜吉兴工。越一月兼才卸学事，先期申报上宪，得留县督理，首移建崇圣殿于大成殿后，从初议也。次为名宦、为乡贤、为忠义孝悌、为节孝，厥祠凡四，视旧基稍趋而东焉。次兴修左斋、衙署及泮池、明伦堂，又次添设黉宫坊、兴贤育材坊，皆务坚朴而去雕饰，省浮费以归实用。踰年以来，渐次改观，惟旧崇圣殿址地连学宫，局势高耸，众议移考亭书院之文昌神像崇祀其地，而改建费繁，阻于无力。今春兼才将去安溪，念当始终其事，与邑绅士谋续捐以成之。既之台湾新任，又与安溪人之在台者谋，盖历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邑而议克协，胥高君维熊任其劳焉。忆自嘉庆辛酉各郡县奉谕旨特祀文昌帝君，而安溪独缺；至是乃益备所未备，与殿宇祠堂东西对峙、上下辉煌，无复向时因仍苟且之慨。士气之振，有奋于前；于戏！其可征也已。

是役也，自始功迄今，费番银若干，皆邑之人急公好义，并力一心，用观厥成。诸君以葺事有期，谋以捐金姓氏勒诸石。适兼才会试自都回，再至安溪，谨书其事为之记。乙丑又六月。

○台邑观风告示

台邑郡城首地，海外奥区；版图隶乎本朝，文物通于上国。忆昔平台之日，实当圣祖之时；建学始二十三年，发解自三十二载。时则王昂伯以孝廉有声台谏，陈云垂以乡贡无忝学官；文教之兴，有明验矣。迨世宗末载、太上初元，仍编号则旧额新增，庆登科则恩榜并及。岂非蛮天箐岭尽被文明，而泮水庠门群跻彬雅欤！乃者青矜入彀不少殊姿，绦帐授经尤多名宿；萃台、凤、嘉、彰之士，应岁、科、乡、会之期。学原本于先民，才抗衡于内地。是以前科省试，豫集合郡绅衿，号求撤夫另编，卷愿匀以取中。事蒙大僚详请，业饬五学确查。矧台邑为附郡之藩篱，而文风实此都之冠冕。兹经示期接篆，用是循例观风。首制义以验其性灵，次诗歌用覘夫怀抱。赋归丽则，最擅才华；策务详明，足征学识。在棘闱蹭蹬，固多奇才；即童队蹉跎，岂无好手？苟其宫商迭奏，敢不浓淡并收？仆两羁神京，三迁冷署；酸寒犹是，固陋屡忘。论文方畅于蓝溪，捧檄遂经夫沧海。长风破浪，壮志犹存；绝域蒐奇，幽怀未已。所望成于顷刻，惠我连编；创瀛岛之大观，极文人之能事。列于东序，既艳说墙前桃李之春；上之当途，即恢张海外珊瑚之网。

○募修台湾县学宫序

台邑文庙旧址，即今明伦堂地。其改建今地，成于乾隆四十三年；创自邑人，实蒋守元枢竟其功。维时役繁用大，非竭资尽力而又积月累年，不足葺事。今之殿宇崇隆，缭垣周迥；望之窈然以深、巍然杰出，皆昔之遗制未磨灭于

风雨，得独存以永观瞻也。其东西两门楼，一已圯，一势在不可支；殿瓦前后悉渗漏，榱桷门楹间多朽折，两庑亦渐至剥落。失今不图，势将历久而全即倾颓，岂不惜哉！兼才甫莅斯任，商于同事黄君、又商于本县薛君，方计议间，邑绅士等已持簿来，属兼才序以行。兼才复偕至庙中，环览谛视，谋其当修者与其当改。议既定，众乃言邑之人愿举此久矣。兹幸有任其责者，请先按户劝捐，计入多寡，酌工役繁简，然后设立章程，择命匠之期，以上闻于当道，庶事易成而功可举也。兼才既诺之，因言台邑于郡为附郭，大宪宣扬圣教、沾被最先，士多明晓大义；兹役之举，不难争赴乐输。要在始事兴工，统率者谨其任用之人而已矣、公其出入之财而已矣。人无异见、财无私心，推之天下事无不可为，况区区一邑修改工程哉！众曰然。遂书以弁于首。甲子仲秋之月。

○申报续修台湾县学宫文

台邑文庙改建于乾隆四十三年，岁久就圯。嘉庆九年某到任，会县倡修，嗣因内渡会试辍工。其明年七月回任，再兴工修建，复因蔡匪滋事停止。迨本年水陆贼溃散，郡治宁谧，始命匠再造。今崇圣殿、大成殿及殿后文昌宫已渐次就绪，又移诸罗崎节孝祠于文昌宫之左；其右功德祠，祀改建文庙之蒋前守（元枢）：计费白金为圆四千有奇。近又续捐三千金，修东西两庑、大成灵星两门，增名宦、乡贤两祠及迤东之明伦堂、土地祠、两斋衙署，地既接连，工宜遍及。惟时董事职员林朝英，念事关钜典，工作繁兴、财力或绌，乃出而肩其成。首议买置民房，增广泮池，继议两庑殿门改用石柱，复以旧制先师神龛规模粗小，绘图营造，而列圣御赐匾额如式鼎新，神案、鼓钟先期装置。其急公好义，既乐倡始，又愿图终；同事推心；合庠翕服。同时董事为候选郎中吴春贵、举人潘振甲、贡生黄汝济、游化、韩必昌、杨肇基、生员陈廷瑜，其常时督工则有乡饮魏尔青、童生王琳。惟董事林朝英自独力肩成以来，在局营度，例得请奖。所增名宦、乡贤及原设之忠义孝悌、节孝四祠。例应补祀。统俟竣工，博采舆论，据实转详。谨将捐修始末具报。

○申请续修台湾县志文

窃以征今述古，文献兼资；补阙订讹，纂修为重。台湾古属荒服，自入版图，文物渐开；郡县志书，纪载昭然，足资考信。弟查台湾县志重修于乾隆壬申岁，迄今五十余年；中经林爽文之变，沿革损益，规制异前。如万寿宫之肇创、巡台御史之久裁、昭忠祠之奉敕特建、旌义祠之倡义更新与夫街市城垣之改造、学舍祠庙之增修，其鸿规钜制，皆不可以不书。又如本邑学宫，两经修建，地既由狭而广，制亦由简而隆，实因捐充屋地得拓旧规以及殿庑之捐造、祭器斋课之增置学田，皆前志所未有；又不可以不书。至若职官贡举之有题名

、循吏武功之当入传、人物之首重忠孝节义、艺文之不废杂记歌诗、学校之渐臻隆盛、番俗之日就文明，凡此虽系海外之规模，均关一朝之典故。惟积岁久远，其中次第源委已难详考。某奉调来台，与台湾县薛令屡思兴举，俱阻于兵役。今则海氛不扇、山匪潜踪，列宪宣播皇猷，一切善后事宜虽尚烦廛念，而教官藉庇宽闲，已得一意于文事。因思台邑为附郭首邑，历任各宪建节重地，凡兴除善政、举废宏规，例当备书。其志视外邑所关较重，而头绪亦较繁，非得淹通博雅，未易综核详明。窃见嘉义县学谢教谕金銮，醇实端方，学有本原。令掌斯役，非惟继事修明，足补未备；而于前志所载，其异同得失之故，必能有所折衷，以传来许。某在任已越两年，耳闻目睹，亦得与薛令仰承大示，博采舆论，参核成书。大抵体例仍其旧有，事实益所本无，与前志别为一编，统众人归于一手，庶意见不至错出，而刻期可以告成云。绅士捐资业就绪，容开局日酌拟条款。

○代台郡请广乡试中式额及岁科试入学额初呈

窃以抡材盛典，准古要在宜今；造士大权，随时尤须因地。台湾偏居东土，实隶南天。自入版图，另编台号；后乃渐广，初额取中二名。今又世阅三朝、年历七十，文明之治，海外同风。

伏惟圣朝嘉惠士林，优恩僻壤，如直隶宣化府近在王畿，非同阻险，特因其文风差异，是以闈号另编；然尚定额二名，广励多士。况台湾地势隔绝大海，人文远胜初年，尤不可不予以恩施，宽夫解额。至于文童入学，四邑额同。惟彰化则北通淡水、台湾则西隔澎湖，每逢道府考试，各邑童冠毕来，陆路多至逾旬、水程近亦兼日。夫破长途无穷之费，不能邀黉序一衿之荣；浮大海不测之波，徒侥幸文闈二名之隼。岂非同深慕学，独抱向隅！且有未获虚名，先尝实祸。长令良材望洋兴叹，实辜大宪爱士本心。忆昔台郡开科，曾由提臣入奏。兹者海氛乍扫，士气倍伸，恭逢将军奉命专征，论功定赏。振威权于瀛海，叨荣授以新衔；沾福曜于庠门，愿恩加夫旧额。登瀛有路，首广乡闈；入学多人，兼优童试。专衔入告，知提宪不得专美于前；大典光昭，惟元戎乃克垂芳于后。切呈。

○代台郡请广解额及学额第二呈

台湾向系荒岛，康熙二十二年入版图，二十五年定学制，郡学文武额各二十，台、凤、嘉三县额皆十二。其明年定乡试，以至字编号，额中一名。雍正之十三年，复加解额一名。其彰化一县，雍正元年增置文武额八名，乾隆五十六年文童额加四名，武童仍旧。至今科举于定例二百名之外，许酌量宽余录送。仰见圣代深仁厚泽，沾被遐陬；而各大宪培植振兴，远近承风，又皆濯磨恐后，砥厉争先。以故海外士风蒸蒸日上，每届宾兴，虽阻重洋而踊跃观光。按

册核名，尚逾二百；房荐之卷，且及三十。郡属儒童数亦倍前，较之内地，文事足称。

去冬蔡逆鸱张，被胁奸民虽自外生成，而明理守分之家，咸倡义出力，扞卫城池。荡平以来，节经大宪奏赏奖励。惟是阖郡出力人数众多，而叠次优沛恩施，势难遍及。因思各邑义首既多读书之人，而全郡人文又值蔚起之日，与其计功论赏，奖励一时，莫若广额加恩，垂休万世。某等家尚儒业，世为良民。稔知文风隆盛之由，与夫慷慨侠义之故，用敢吁恳格外加恩，据情详准于闽省解额之外，奏广台郡中额二名。至五学学额廩、增，倘得一并邀恩，俾环海儒流益加鼓励，诗书之化既溥，干戈之气自消；薄海讴歌，千秋颂德。

○举报入祀名宦乡贤忠义孝悌祠牒文

伏查台郡版图初辟，官司实赖贤能；教化久成，士女多知节义。虽经举行入祀，尚多旷缺不全。兹当重整学宫，诸祠咸臻完备；矧值续编邑志，旧典亦藉修明。凡兹奉宪遵行，皆属与民共见。是以不忘盛德，感遗爱于口碑；仰企芳型，怀前修于梓里。自监司以及守令，人无闲言；由武勇以溯儒流，士多余慕。所有请祀名宦等祠内名宦，自巡台御史林天木起，迄台令周钟瑄共八人，类皆廉能率属，惠爱在人。而方邦基为赐恤之员，人心益感；沈朝聘为开先之令，众志尤孚。卓绩循声，既后先之合揆；报功崇德，詎长属之异宜。合请入祀，以光前轨。

至于乡贤、忠义之祀，向缺其人。窃以盛世兴贤，端资风励；匹夫为善，宜切表扬。故令典不可以久虚，而怀忠均堪以入祀。故怀庆府知府王凤来声隆宦蹟、望协乡评，树品敦伦，在台郡亦何能数见？扬徽载笔，论乡贤应以此称先。若夫生能立功、死缘击贼，如故守备武生郑其仁，委命于会剿之日，身无完肤；酬庸于请恤之时，赏堪延世。已沐崇褒于圣代，宜作元祀于海邦。廩生薛邦扬、武生许鸿，百战忘劳，孤身陷阵。事已越夫廿载，生气犹存；典未隆于一时，幽魂谁慰！均应入祠奉祀，以愜輿情。惟忠义孝悌祠向祀总兵欧阳凯等阵亡十二人，与例未符；除另稟请移祀昭忠祠外，理合据情转请。为此，钞黏事实牒移。

○请定台郡祀典牒文

台邑续修文庙，既改建忠义孝悌祠，据绅士请将林逆之变本邑殉难武生加守备衔郑其仁、廩生薛邦扬、武生许鸿三人入祀，而仕台镇将欧阳凯等十二人系朱一贵案内阵亡，旧祀忠义祠。

窃查镇将等十二人之祀，在雍正元年前令周钟瑄与众议祀于文庙灵星门左，其右为土地祠；彼时未奉宪皇帝谕旨，故周令以忠义名其祠。嗣奉敕旨，于名宦、乡贤祠外，加建忠义孝悌祠、节孝祠。各郡县俱以本邑殊行苦节之士女

入祀，而台邑因有周令所建在先，遂以祀镇将欧阳凯等之忠义祠为奉敕旨特建之忠义孝悌祠。于是，府县学忠义祠，悉祀此镇将十二人，而本邑之忠义士不与。廩生侯世辉修县学，又改门右土地祠为孝悌祠，与门左忠义祠对。于是，忠义孝悌祠遂不为两祠。迨后台湾修府志，删去周令所建忠义祠，而以镇将等十二人并载入忠义孝悌祠内，与宪皇帝敕建谕旨终属两歧；后修入省志，觉名义有乖，又以镇将十二人列入名宦，究系未安。

查前任督抚于嘉庆八年奏建昭忠祠，附置敕建生祠之旁；又奏明林逆案内阵亡官兵已附祀京师昭忠祠，台地昭忠祠之祀应自近年陈光爱、陈周全、陈锡宗等滋事效命官兵及水陆捕盗被害之官兵为始。但虽奏明，今生祠旁并未附置，昭忠祠亦未祀陈光爱等各案阵亡官兵。嘉庆十一年，始于生祠堂下东廊设总牌，祀蔡逆案内阵亡官员自游击、知县至外委计二十五名，又赐恤把总二名，合兵丁一牌祀。其西廊之牌，祀林逆案内仅止兵丁二名、义民七名。若照前宪原奏已祀京师，则应裁此九名；若以为海外当祀，则不止此九名。

窃以林逆之变，为海外剿捕大案，文武员弁殉难者多，又多藉隶漳、泉。现陈光爱及蔡牵各案内阵亡与朱一贵案前后接办，中间若缺林逆一案，乡愚无识，未免滋疑。似应将林逆案内阵亡官兵与陈光爱、陈周全、陈锡宗等案内阵亡，分别补祀。惟是其中遭难不一、情节各殊，名义所关，公论难没。如临阵捐躯、骂贼不屈，固属大义凛然，或事势穷蹙、一死塞责，名节尚可苟完。若藏匿人家而被戕、屈膝求情而竟死，杀身虽一，大节已亏。又或召衅激变，王法不容，假手于贼，祸由自取：前旨既有明文，舆论尤昭公道，均未得因其仓卒捐生，概行入祀。间有籍非闽人，募充义首，与内募跟仆为地方而陨命、因家主以亡身，事蹟已彰，忠勤可念，各汇案分别造送。至原祀林逆案内义民七名，应撤出归入新建旌义祠。再敕建生祠，中座向奉纯皇帝特旨安设嘉勇公福康安等禄位牌，而左右夹室高敞空闲，应即遵奏为台地昭忠祠。而忠义祠旧奉欧阳凯等十二人，应即移入于此，并将各案阵亡文武制牌安奉。其祠下两廊，分祀兵丁俱总五十人为一牌，与原奉谕旨官员正面、兵丁旁列体制方合。为此，分别开列，希即转报。

●宜居集卷二

请移建德化教谕训导廨申文

○请移建德化教谕训导廨申文

窃某籍隶永春州之德化。德化文庙在县西北隅，距城三里许。查通志载：德化教谕廨在名宦祠前、训导廨在乡贤祠前。今教谕、训导二廨并居城内文庙，无官守护，近庙居民易滋褻渎，泮池木栅易致折毁，庙左明伦堂至冬为学佃屯积稻草，常时人畜践踏而已。考古学制之兴，先有学而后有庙。唐以后诏

州县立孔子庙，自是有庙因有学，而学必附于庙。非第崇其教以治人也，而启闭必严、往来必肃，洁净清明，事神之典于是昭焉。教官职守所系，莫重于此。闽省中如延平府之南平、泉州府之南安、台湾府之凤山，其文庙皆在县城外，而教谕、训导廡因焉。独德化庙与学不相属，而教谕廡与训导廡不相联；以统一之区，分而为三。兼才前为诸生时，本学师训导江云霆每议改建，拟以原教谕廡为图南书院、训导廡为寅宾馆。时文庙甫修，图南书院規制仍存，故未即行。自议建考棚，割书院地以益，已失书院旧观；而文庙远隔城隅，反不如民祠、寺观犹有专司。

窃以县治考棚之设，事属可已、费在不赘，然皆勉力葺事。若两斋廡舍，无烦浩费，且为遵制移建，以敬圣之心为乐事劝功之举，当必倍加踊跃者。至原教谕廡在县署之西，其地高广，改为图南书院，足容斋区；原训导廡又在教谕廡之西，作寅宾馆，广狭适称，可省改造。兼才备员黉序，自安溪、台湾及今任，于学宫一事，俱不敢视为缓图。况在本籍，敢有异视？因限于职守，未获详办。事关学制，惟有仰恳檄饬德化令会学议详，于文庙左右相地兴建教谕、训导两廡，俾早移入，以资守护。如乐捐人众，并可修葺殿庑，增辟拟改书院斋舍，不特典礼有光，而儒风可期渐振矣。

●宜居集卷三

覆署台湾守

上叶健葦观察

上胡芝轩观察

上胡道宪请订昭忠祠祀事文

上胡道宪稟覆昭忠祠事

上胡道宪稟覆昭忠祠事

再上胡道宪

昭忠祠告竣文

上胡道宪

上胡道宪

上胡道宪

上胡道宪

上胡墨庄观察再订台邑志稿条记（四条）

上胡道宪

续修台湾县志后跋

上道宪请查办南坛义塚摺

辞新擢长宁令请仍改教职呈

○覆署台湾守

兼才前议修台湾县志，实因谢教谕金銮调官嘉义，事会适逢，故力禀前道宪就近延请主纂。原台湾县薛令以军事甫竣，未遑兼营志局事；兼才身在志局，责不得辞。自惟掌故非长，而于风教所关，祇求此心堪以自问。不意台友惓惓至今，以此上尘宪听，复蒙谬采虚声，于旧冬详修郡志，据呈列兼才名上请，俾同谢教谕专司厥事。本年四月间，续奉钧函，不惟降尊就卑，谦光下济，宪柬遥颁；竟缘忝附宗末，视同一家。问心揣本，实非所安；感激之余，亟思乘机自效。惟会试一役，素志所在，未忍遽易。又思谢教谕既告病在籍，主纂无人，即使兼才捧檄渡台，亦于郡志无益。已蒙藩宪俯谅下情，详准制、抚二宪颁札下询；兼才即以愿与会试，据实禀覆。嗣台湾县学出缺，复以兼才调补；计得部覆；当在秋冬之间。昨谒见抚军，蒙面谕先赴会试；皆因重洋远隔，故加意体恤。武闱竣事，即请咨北上。孤负盛举，定邀监谅。

再，前台邑志仓卒成书，戊辰兼才留都，曾呈汪瑟菴、莫宝斋二师及国子监助教辛敬堂绍业。惟辛敬堂多所纠驳，谢教谕虽不尽从，然因是商订愈密。时已咨补南平，比再调安溪，复屡加删补；晚年精力，尽在此书。奈兼才辞长宁令后，改选邵武之建宁；寄书台阳，十未达一。陞任薛令既未知谢教谕频年更正，内渡时只携初稿就侵姑苏，其中复经旧好以意删易，不特不如谢教谕改本之完善，即视初稿亦多两歧。谢教谕十载精神所萃，虽获刊用，仍多缺憾，愈见完书之难。俟送闱之暇，检对钞呈，上备郡志采辑，庶稍尽报效私衷。谨此覆闻，并缴谦柬。

○上叶健菴观察

兼才蒙阁下不弃浅陋，得奉读前纂修兴安府志。凡旧志详载者不再录，直捷简当；而补遗订讹，则又足匡其不逮，诚志中善本。内载刊发王载川先生从祀贤儒考，兼才向未见。台县学文庙殿庀木主尚如式，惟冉儒公良孺并书作孺，无从定其孰是。前谢教谕金銮据齐民要术，谓木棉宜于海边卤地，着论宜种蚕桑，想亦所宜。蚕桑须知与从祀贤儒考，恳各检一册。昭忠、义烈等四门记载特详，各传亦奕奕有声气。王总戎（名兆梦）石泉战功，事经阁下亲见。岳一山（名震川）舍人记，尤足传。末附续纪事，得之传闻；弟摭拾其语存之，皆寓深慎之意。蔡牵既没，平海之文勒石于山，为识者笑讪。大云山房文稿书获刘之协事，亦为文累。见闻各据，传信实难。刘次卿（名士夫）文峰书院碑记，称学宪官公即安溪官石溪、名猷瑶，自少笃信濂洛关闽之学，以杨江阴荐为国子师；后两任学差；时与陈文勤中丞同官关中，宜彬彬称盛。史修儒林传，殿以武进张皋文惠言，阳湖恽子敬谓其学数迁而至于濂洛关闽。官石溪实践功多，第以集未梓行，未与其入祀乡贤祠。盖自兼才教谕安溪时倡其议，闽

省名宦、乡贤二祠向尝请订于王南陔中丞，以久未批发而止。台邑名宦仅祀旧守一人，平台有功大宪如姚公启圣、觉罗满公保，皆未许通祀海外邑，足见内地郡邑统祀驻省大吏之失。

至台郡昭忠祠，经奏明附置敕建功臣祠旁。查祠旁无别起造，所谓昭忠祠即指功臣祠内左右夹室及东西两廊也。兼才前次在台学任，曾汇造由县详请入祀，以内渡会试未得报。今功臣祠外墙就倾，内外两堂寄顿木料，左右夹室分住祠夫；西廊祀林逆一案兵丁，合乡勇仅九名，东廊虽添牌补祀兵将俱旁列，又未照部议五十人一牌，错杂淆乱，不足示敬。春秋官祭，祭西缺东，经理亦未善。

伏惟阁下兴安志之修，于名教所关，阐幽发潜，不遗余力。而又矢公、矢慎，一议之行、一法之立，悉合天理、当人心。兼才由绎之余，旧事感触。窃谓各直省昭忠祠之祀，奉诏既同，办理不容有异。台郡功臣祠之左右夹室即昭忠祠，当以奉神，不宜住人；既公建旌义祠，其祀昭忠祠之东西廊，当以兵丁，不宜义民。义民移入旌义祠；朱一贵时殉难镇将即当移入昭忠祠，与各案阵亡员弁分祀于左右夹室，庶神妥而人安。此事越今又逾旬年，修废补缺，不能不望阁下以施之兴安者施之东瀛。谨录呈牒县原案，并旧请订名宦祠及私订两庑牌位二稿附呈，统乞裁示发领。

○上胡芝轩观察

为破俗见以符体制、禁渎乱以崇正教事。

窃查台郡宫庙之建，凡僧道不能住者，各有捐置租产，公举绅士掌管，岁备雇募守庙之资。因无力另盖住屋，其居处寝食悉在后殿空屋，屋外又辟两便门，名为疏通煞气，实为私便往来。于是践踏褻狎，反在守庙之人。兼才所见各省行宫文庙看守兵役，皆居外轮守，惟台郡悉住庙内。且如文庙后殿奉祀至圣五代、文昌宫后殿奉祀帝君三代，均有一定制度，斯非看守丁役人等所得僭分安住。今已习为固然，相沿不改，纵肆成风，未必非地方之累。谨将各宫庙实在情形，为执事陈之。

一、小南门内万寿宫管事为卑学廩生郭维洪，据称租息甚少，向所捐置皆经荡坏。雇募丁役住正殿后东西两屋，各有厅房，中隔以墙；东屋之东、西屋之西，俱各有门通路。其南两偏门各通正殿；若堵塞此门，与正殿隔断，自成一局，可税人收息。现住一役，似应移出阙门内边屋居住，令从外门出入照管，方为得力。若仍听其占住原屋，闭绝前后门，外人无从查问，日久难测；不惟敢开通正殿，纵畜践踏，为大不敬。东屋路僻，地方无事，易于窝藏，倘值有事，潜踪往来，殿宇宽旷，恐夜聚数千人，无有知者。

一、县学文庙，经兼才前次募修。议叙职员林朝英捐银八百两置产凤山

，供朝暮香灯、庙丁工资银月二两。窃思文庙香灯，县册内原有开销；祇为朔望行香，非如寺庙佛灯藉口普结良缘可比。如京师文庙为列圣亲临，礼宜有加；而殿庑香灯，从无派人住庙，朝暮供献。非第慎火烛之虞，亦以庙宜肃穆，非是不足昭诚敬。似应将此项停止，在内少一住庙之人，在庙即少无数渎亵之事。林职员捐项，向交府学生员王琳掌管，应即议明在庙内别项开用，其田段亦应移查吊契验据存案。

一、新建文昌宫既竣事，前道宪糜捐置郡城禾藁港街苏锦芳布店一座年税银六十五员，付庙丁收用，以供香灯及工费；县又月给米三斗。后殿左右房为其住屋，俱有边门通外。以事起道署，公举道房二人，一户房韦启亿、一兵房吴夏瑚；乡绅二人，一举人林谦光、一监生陈瑛疆等稽查其事。庙丁将住屋税人，勾通闲杂人并女流等猥亵渎乱，遂至不可言状。又在外劝助油灯，以充私用。林谦光等非不目击心痛，而意见不同，不能并力呈革，似未便再事容留。应即堵塞后门，立令移出，另行雇募，令住大门右边房，昼则照管，入夜则谨司门户，方成事体。未有外闭大门、内恣游戏，谓之看守者！至稽查其事，或分年轮管、或并归一手，可免推诿，以专责成。

一、关帝庙与天后宫，本联属相通。兼才前次随各宪行香毕，即由庙内穿至天后宫，礼毕于大门外登舆，亦非在边门窄径。兼才近询住持僧，尚能指出旧路，不知谁为堵截。但开通甚易，运去土壑，即得原道。此事虽小，所关似大。以朝廷特命专制一方之大员，章服在躬，步行街衢，与贸易人相后先于路，未免褻狎。似宜从庙内原道，以昭体统。

一、大南门内功臣祠（即福公生祠），前详叶道宪，请于祠旁设立昭忠祠，以符原奏。查功臣祠左右各一厅二房，添造神龛并制各案阵亡员弁牌位，而堂下东、西两廊系祀阵亡兵丁各五十人为一牌，俱敬遵谕旨，官员正面、兵丁旁列；于执事莅任后，经详请在案。至蔡牵一案虽已入祀，但官员、兵丁合祀东廊，均须分别改制。一切用费，经兼才等向各绅士商议，就某某项内捐出番银三百圆，并修邑节孝祠在内，均各敷用，已择本月十三日卯时兴工。查功臣祠向有公捐租业，叶姓掌管；其募充祠夫，久不给工资，早会县逐出，照前详以所住屋改为昭忠祠。叶姓闻知此事，即以修理功臣祠赴县具禀。有名无实，大概如是。

以上皆系兼才亲见，除昭忠祠正在会县筹办外，余并乞飭县会查，传请各管事人商议，令勿存私见，各发良心，庶不负前宪及乡先辈捐租置业美意。至于偏门，速宜堵截；后殿非可占居，自有官法可绳。台郡士庶徒知有形之敬为敬，而不知无形之敬尤为敬之至者。用敢忘分渎陈，总期于公事裨益，临禀惶悚。

○上胡道宪请订昭忠祠祀事文

前详请入祀昭忠祠牌位，正在检册照议恤开写；但其中有先经议恤、后缘事扣除，如林爽文案守备题陞游击陈元、把总郑英二名，皆奉扣在案。陈周全案署彰化令朱澜、城守营参将署副将张无咎、镇标右营游击署参将陈大恩三名，俱奉谕旨无庸给予恤典。又东瀛纪事录出被害台湾府知府孙景燧等文职十八名、武职九名，清册内俱未见，无从查其曾否议恤。内同知摄彰化令刘亨基、摄诸罗令董启埏、前署诸罗令唐镒三名，舆论未愜；陈周全案鹿港理番同知朱慧昌，舆论亦未愜。

查林案先获匪党黄钟解县，始石榴班把总陈和、嗣摄诸罗县事董启埏获匪党杨光勳并其父文麟、子杨狗；狗以贿释去，遂谋杀陈和。适陈和又获贼匪张烈，狗邀众劫烈，并杀和。启埏所获光勳仍逸去，复为摄彰化县刘亨基所获。遂会议专治文麟一家罪，置林爽文不问（事见台湾县志兵燹篇）。是陈和之死，由摄令贿释杨狗。查议恤奏册陈和无名，似应按志补祀。摄令启埏舆论未愜，亦非无因；刘亨基、朱慧昌虽无从考核事实，然其时采访合口同声，必有闻见，即未便遽裁。此三人亦应稍示区别；拟刘、董二人另牌合书，列本案之末。其无庸给予恤典及已恤扣除各员，谕旨煌煌，亦未便概行同祀。拟陈元、郑英为一牌，张无咎、陈大恩为一牌，朱慧昌、朱澜为一牌，以示区别。林案内领饷被害外委二名、淹毙兵丁七十三名、蔡牵案内溺毙兵丁六十三名，俱系出军奉差；经奉面谕，一体入祀。朱一贵案内领旗王奇生，向设专牌，与欧阳总镇等并列正面。领旗系兵丁，应退居东偏总牌之首。彰化幕友寿同春、粤义首监生李安善俱林案内被害议恤，李安善以粤籍不得入台郡旌义祠，应与寿同春附本案额外外委之末。陈锡宗案被害议恤之镇辕家人福寿，应附本案兵丁之末。前摄彰化令刘亨基女满姑，闺中弱质，死于骂贼不屈，议恤册内未见；向皆怜其贞魂无依，以嘉庆十九年谕旨褒嘉原氏河南滑县令冢媳之事例之，似应另屋附于彰化节孝祠内。如礼可以义起，俟新调教职蔡克全至，当札商详办。

再，昭忠东西两祠各正龕一座长各二丈，旁龕各二座长各丈五，所奉牌位应据各案先后为次。统计正面文武官员计一百四十三牌，每龕一行供牌二十四位，合西祠供牌四十八位，计自东祠至西祠，须三周，其数方完。兵丁旁列之龕，每龕供总牌十面；其次自上而下计五百人，合对龕计祀千人，东西祠四旁龕合计祀兵丁二千人；余二百八十七人，计总牌六面，分祀东西两廊。原座正面专牌，各于牌后记明某案并列号；旁列总牌，即于牌面分清某案，以便稽查。如东西祠分祀，即以西祠祀林爽文案内武职六十八名，东祠祀朱一贵案及陈光爱、陈周全、廖挂、陈锡宗、蔡光■〈卜兴〉、蔡牵等七案并林案内文职合七十三人，名数均略相当。惟兵丁东祠七案合千人，林案内多二百八十七名

，有两廊原座分祀，亦无不可。事关祀典，兼才未敢擅便，谨请宪示，再牒县转详。

○上胡道宪稟覆昭忠祠事

本月十三日接奉钧札并道卷四宗，仅遵宪示，于林、陈两案阵亡员弁曾奉有谕旨不予恤典者，均各换牌改制。恭阅卷宗，惟乾隆五十四年议恤行知册内，开列总数最全，惜无名单可据。就报销清单及兼才前次据办奏册各员弁逐名开注，不能足数；而兼才前据奏册，较报销清单，名数又缺。

窃议恤行知册内，统各省调赴员弁开列，其报销单内开列祇及本省。兼才前次据办奏册开列，似祇及官于台湾一郡者。兹参据报销单，除四十员已见制牌外，其未见须添牌补祀约五十一员，多内地营将调赴阵亡，自应恭照嘉庆八年谕旨，于殉难处所一体入祀。前从东瀛纪事录出之千总吴联贵、黄荣，已见报销清单；副将贵林、游击邱维扬、延山、海亮、都司杭富、守备马大雄，恐非皆闽产，故报销单内未见。查议恤行知册内开游击耿世文等五员，与兼才前据奏册详内名数正符。邱维扬等似属增出，或即指此三人，亦无的据。但制牌已就，与贵林、杭富、马大雄应否入祀，统候批示遵行！又据议恤行知册内开列兵丁名数核计四千八百零六名，现林案总牌据前奏册一千二百八十七名，仅及四分之一，恐亦单指台郡。至陈光爱等系乾隆六十年案据嘉庆八年奏办昭忠祠行知阵亡官员兵丁所开总数，与现制牌位亦多寡相悬。惟其时各府遵建昭忠祠，自必按照原籍分饬各祀，可无遗漏，与林案均无庸补，亦并无从查补，合并声明。

○再上胡道宪

为续查再报事。前单开游击延山恤典，系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准，见五十四年省会局移查延山眷口催取其子承袭云骑尉文内。又查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澎海洋面遇风淹毙带兵剿贼之把总蔡得恩已补祀，其同时淹毙之猫雾揀俸满巡检陈庆奉谕旨俱着常青查明照例咨部分别议恤。因蔡得恩议恤在先，故议恤行知册黏单未及陈庆。查已议照蔡得恩，一体给与赏恤。又五十四年十一月省会局行查黏单，其末条云：节次打仗阵亡部册无名三员北路协左营把总陈鸿猷、北路中营外委陈捷魁、水师协右营外委黄国梁，据是年十二月前守申覆，省会局行查将军公中堂福造具阵亡伤亡各官弁兵丁奏准照例给予赏恤底册，因前奉移撤台局时，均经携带赴省办理，实无案据可查等语。是此三名，当时已无可查。况延今日久，所遗又不止此三名，更无从查办。除延山、陈庆二名，现据卷案应续行入祀；其海亮一名，叠见议叙册内议恤未见，参将非游击，与东瀛纪事录出之海亮，恐非一人。再查林案阵亡员弁兵丁在嘉庆八年以前悉祀京师昭忠祠，台郡重祀，特因朱一贵案经接陈光爱，中缺林案，虑

乡民无知，易于生惑耳。副将贵林、游击邱维扬、海亮、都司杭富、守备马大雄等五人，如果给予赏恤，京中昭忠祠必早入祀；在台郡既无可查，似不妨姑缺，以归核实。

○昭忠祠告竣文

窃查昭忠之祠，所以奖忠烈而昭激劝。自嘉庆八年奉上谕命各郡立祠致祭，台郡议附置嘉勇侯福康安等生祠旁，经奏明在案。嘉庆十二年兼才修台县志甫毕事，据奏册备录各案阵亡文武及兵丁牒县拟详请祀，因有请移祀欧阳总镇等一案在前，书吏未谙，以未便更改，概行驳回。二十五年十二月兼才奉调再抵台学任，于道光元年正月以前详原案请祀于陞任叶道宪、三月再请于宪台，均蒙监许；即向绅衿议捐公项银三百圆，于六月十三日会县兴工。生祠内正厅左右各一厅二房，久为藉口看祠者占住；既逐出，乃撤去板壁，并作一厅，添设龕座，左为昭忠东祠、右为西祠。正面龕座长各二丈，旁列龕座各二，长各一丈五尺。厅外有东西廊旧座二，增置新龕长各八尺。首祀康熙六十年朱一贵案镇将，次接祀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案之文武员弁。查此两案均在嘉庆八年以前，向系入祀京师昭忠祠；因朱一贵乱后台地官民追念欧阳总镇等赴敌死难之忠，郡、县城各立祠奉祀。迨奉宪皇帝敕旨，各郡县建忠义孝悌祠，遂误会以总镇等遵奉入祀。今台郡昭忠既有专祠，自合移祀，以符名实。但既有朱一贵案在前，便当以次顺下，由林爽文、陈光爱递至蔡案止；不能因林案阵亡经祀京师，随意截割，以陈案经接朱案，致海外乡愚疑缺林案，是以接联重祀。而年久难稽，亦即在此一案。叠次禀承宪示，又蒙饬发道卷四宗，再四磨对，据议恤行知册总开武职各班额数，以福建报销清单所开及兼才前据奏册所录，按名以实其数，尚不能足额，其中失查尚多；而所祀一百二十八员优得恤典，则皆确有实据。又一名系未入奏，今据志详准。合前后案计得百八十一员，即遵制供东西祠正面之龕。旁列兵丁总牌六；林案失查为多，就其可查者合各案东西祠各二十牌、东西廊各二牌，共为牌四十有四。遵制约五十人为一牌，总二千三百人。另西廊旧祀兵丁二名、乡勇七名，查全册并无其人，不知起于何人、何时。但历来官祭已久，姑附牌末，以仍其旧。牌位皆兼才亲书付刊；官爵详略，祇因旧册兵丁录始林案领旗王奇生，旧与朱案镇将并列忠义孝悌祠，兹移置总牌之首。自兴工以来，并添盖祠夫住屋。凡土木匠等项议价，多属训导王承纬，总期费省而事有济，共用番银二百零三元。又卑学文昌祠添设两头界墙、增置窗户、修理砖庭，费四十二元。前收公项银三百元，支销外尚存五十五元，为昭忠祠添屋瓦、新墙壁、换厅砖并卑学忠义孝悌及节孝两祠修理开用。至全祠上下内外及前座御碑亭修缺补漏，前面围墙并中左右三大门，须再加三百金，方得成功，非一时所能遽及。已知会范令于本月二十八日辰

时安奉开祭。理合先期具文告竣。再，前寄顿木料在生祠正厅者，已搬徙隙地。惟前面碑亭有高宗纯皇帝平台勒石诗文计四碑，其左右两碑为木料堆塞，大体攸关，恳再饬搬徙，合并禀闻。

附：入祀昭忠祠各案员弁

入祀昭忠祠各案员弁

总兵欧阳凯、水师副将许云、镇标左营游击孙文元、协标左营游击游崇功、镇标左营守备胡忠义、镇标中营千总蒋子龙、协标右营千总赵奇奉、协标千总林文煌并弟文甲、镇标中营把总林彦、镇标中营把总李茂吉、汀州镇中营把总石琳（上属台湾）、北路营参将罗万仓、原任把总江先达（上属嘉义）、镇标左营守备马定国、镇标左营千总陈元、南路营把总林富（上属凤山。以上十七人牌位十六，俱康熙六十年朱一贵案自忠义孝悌祠移祀）、理番同知长庚、原任理番同知王隼、新任彰化县知俞峻、凤山县知县汤大奎、凤山学教谕叶梦苓、凤山学训导陈龙池、南投县丞周大纶、罗汉门县丞署斗六巡检陈圣传、斗六巡检署猫雾揀梁永湜、竹塹巡检张芝馨、巡检署彰化典史冯启宗、猫雾揀俸满巡检陈庆、凤山典史史谦、诸罗典史钟燕超（以上文职十四员，内十三名俱乾隆五十三年奉上谕交部岁恤，陈庆一名系带兵剿捕淹毙，奉谕旨着闽督常青查明照例议恤）、北路副将郝生额、镇标中营游击耿世文、镇标左营游击李中杨、镇标右营游击郑嵩、水师协中营游击杨起麟、镇标左营游击邱能成（上六名见兼才前次据办奏册）、福宁镇左营游击延山（此名乾隆五十三年奏准，见五十四年催取其子承袭文内）、北协中军都司王宗武（上八名给与云骑尉世袭完给恩骑尉罔替）、都司朱化英（淹毙，给云骑尉完，不再袭）、都司王德俊（列为超等，病故，廕一子七品监生，把总缺出拣选拔补。上三名见五十四年议恤行知册，王宗武又见兼才前次据办奏册）、镇标守备杨彰、北路左营守备郝辉龙、署澎湖左营守备胥献珪（上三名给与云骑尉世袭完，再给恩骑尉罔替）、守备罗世德（列为超等，病故。此名见五十四年议恤行知册，胥献珪、郝辉龙见福建报销清单与杨彰并见兼才前次据办奏册）、题陞守备铜山营千总陈昌登（伤亡，给云骑尉完，不再袭。此名见议恤行知册并见福建报销清单）、镇标中营千总苏明耀、镇标左营千总陈世杰、镇标左营千总魏大鹏、南路营千总丁得秋、南淡水营千总蔡连陞、水师协中营千总陈邦材、澎湖协右营千总陈淮（明耀以下七名，给云骑尉世袭完，再给恩骑尉罔替。上七名见兼才前次据办奏册，陈邦材以上六名并见福建报销清单）、福宁镇中营千总邱国安、福宁镇左营千总王奕魁、延平城守千总黄国恩、汀州镇右营千总钟川阳、邵武城守左营千总陈忠耀、诏安营千总汤国宝（上六名阵亡，给云骑尉世袭完，再给恩骑尉罔替）、水师提标后营千总潘金标（伤亡，给云骑尉完，不再袭）、千总

黄荣、千总吴联贵、千总陈汝志（淹毙）、原任城守营千总沈瑞（领饷被害，减半赏恤，给与恩骑尉世袭）、原任千总芦思聪（上十二名见福建报销清单，沈瑞并见兼才前次据办奏册与潘金标、卢思聪又见议恤行知册）、镇标右营把总郭得胜、城守营把总吴洪、南淡水营把总萧世结、北路中营把总武成烈、北路中营把总陈国印、北路中营把总刘联陞、北路左营把总杨连彪、北路右营把总尹贵、北路右营把总高茂、水师协中营把总陈元生、水师协左营把总郭拔萃、水师左营把总徐庆、水师协右营把总任赞元、澎湖协左营把总余寿、澎湖协右营把总王泽高（郭得胜以下十五名给与云骑尉世袭完，再给恩骑尉罔替。上十五名见兼才前次据办奏册，余寿以上十四名并见福建报销清单，郭得胜又见议恤行知册）、水师提标中营把总蔡江、铜山营把总郑日新、金门镇右营把总江顺宝、南澳镇左营把总李松、水师提标左营把总甘瑞龙、建宁镇标右营把总官廷梅、陆路提标中营把总徐德陞、陆路提标前营把总黄拱辰、铜山营把总徐国章、福州城守右军把总张射斗、同安营把总曾超群、督标水师营把总林肇升、抚标右营把总严廷选、武举候补把总陈桓璧（蔡江以下十四名俱阵亡，给云骑尉世袭完，再给恩骑尉罔替）、海坛镇左营把总蔡得恩（淹毙，给云骑尉完，不再袭）、建宁镇标右营把总席丰（列为超等，病故）、陆路提标前营把总许升、漳州镇标右营把总蔡以和（上三名，打仗病故，廕一子七品监生，把总缺出拣选拔补）、把总刘斌全（伤亡。上十九名见福建报销清单，蔡得恩、刘斌全、席丰又见议恤行知册）、石榴班把总陈和（此名，据台湾县志详请入祀，蒙道宪批准）、镇标左营外委沈贤、镇标右营外委方日高、南路营外委康宗保、南路营外委许鹏飞、南路营外委王朝桂、南路营外委许连陞、北路中营外委王光明、北路中营外委李国安、北路中营外委陈凤、水师协中营外委洪大猷、水师协左营外委汪瑞麟、水师协右营外委陈必高、澎湖协左营外委叶文郁、澎湖协左营外委孙文元（沈贤以下十四名给与云骑尉世袭完，再给恩骑尉罔替。上十四名见兼才前次据办奏册，并见福建报销清单）、外委邓永渭、外委江海（二名领饷被害，减半赏恤，给与恩骑尉世袭）、福宁镇右营外委陈烈、铜山营外委汤贵、福宁左营外委郑朝凤、建宁镇左营外委潘健、金门镇右营外委萧富、陆路提标左营外委柯连陞、陆路提标后营外委苏安武、汀州镇左营外委熊发得、福州城守左军外委蓝志纯、福州城守右军外委许国忠、督标右营外委孙进、水师提标外委彭大猷、云霄营外委沈扬芳、水师提标右营外委黄振元（上陈烈以下十四名俱阵亡，给与云骑尉世袭完，再给恩骑尉罔替）、督标左营外委王福、福州城守右军外委林永（上二名打仗病故，廕一子七品监生，有把总缺拔补）、延平城守左军外委李大魁（冲散遗失）、外委陈威（遗失未回）、参革罗源营外委姚登（上二十一名见福建报销清

单，邓永渭、江海并见兼才前次据办奏册，邓永渭、姚登、陈威又见议恤行知册）、镇标中营额外外委段昭明、镇标左营额外外委吴国宝、北路协额外外委毛进丰、北路协额外外委陈清、北路协额外外委苏国珍、水师协中营额外外委陆铨、水师协左营额外外委包定邦、澎湖右营额外外委余应标（上八名，各赏银两，见兼才前次据办奏册）、额外外委黄一登（此名见议恤行知）、赐恤知县衔彰化幕监生寿同春、赐恤知县衔粤义首监生李乔基（二名附祀。李乔基据办奏册作李安善。总上一百二十九名，俱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林爽文案）、鹿港理番同知朱慧昌（减等照伤亡议恤）、彰化典吏费增运、台协左营游声曾绍龙（减等照伤亡议恤）、北路中营千总吴见龙、镇标左营千总郭云秀、镇标左营外委任尚标（上三名与费增运四名，俱照例给与云骑尉世袭完，再给恩骑尉罔替）、镇标左营额外外委王洪（照马兵例赏恤。上七名，乾隆六十年陈周全案）、佳里兴巡检姜文炳、台镇右营额外外委徐刚（二名，嘉庆五年陈锡宗案）、凤山县知县吴兆麟、镇标左营游击武克勤、署城守营左军都司黄云、台镇标左营守备王维光、署都司守备涂钟玺、署都司守备陈廷梅、千总薛元勳、千总苏明荣、千总林士辉、福州城守营左军千总陈际唐、督标中营把总饶成基、镇标右营把总郭建生、南路营把总朱元英、下淡水营把总沈枝桂、下淡水营把总苏国梁、南路营把总吴高、督标中营外委余得恩、城守营右军外委张朝龙、南路营外委惠连陞、汀州中营外委赖石标、北路中营外委巫铈、镇标中营外委沈友谅、镇标左营额外外委郑连捷、城守营左军额外外委王大中、南路营额外外委严有信、赐恤把总陈凤、赐恤把总黄兴（上二十七名，嘉庆十年蔡牵案）。又据议恤行知册，林案内尚有外委叶腾云等二十员，缘行知册只开总额，未按名开列，故无可查。

○上胡道宪

为再请定祠祀事。窃查卑学名宦、乡贤二祠，向俱阙祀。嘉庆十二年据报续采入志，始据呈牒县请祀名宦祠八人、乡贤祠一人。惟应入忠义孝悌郭其仁、许鸿、薛邦扬等三人，既得恤典，即照昭忠祠之例，奉木主入祀。若名宦、乡贤，例须咨部。祠中所祀九人，志局撤后，绅士拟上宪必允县详实未据呈咨部。又查名宦祠之设，与乡贤祠事同一例。郡邑乡贤祠只祀本郡本邑，不泛及他郡邑；则郡邑名宦祠，亦只祀郡邑之宦，不能概祀驻省大吏。驻省大吏应祀省垣名宦祠，其地为列宪亲临，文庙春秋二祭及朔望行香，皆列宪主之。若外郡非列宪亲临，则惟祀驻郡道府及佐贰等官。至外郡附郭邑，虽同一城，然驻郡之道府春秋祭及行香，皆郡学文庙、不于县学，则县学名宦祠亦必有限制，庶与西偏乡贤祠专祀一邑者，广狭不至大相悬。

查原任福建巡抚赠礼部尚书、谥清端陈公瓚，初为台湾令，应补祀县学名

宦祠为正祀。原任知县沈朝聘、俞兆岳、周钟瑄三人，虽请祀未咨部，应为附祀。又未咨部之巡台御史林公天木、巡道奇公宠格、知府卫公台揆、同知方邦基、王作梅，应由县学移附郡学名宦祠。祀县学乡贤祠之怀庆府知府王凤来，均未咨部，亦应列为附祀。

再，郡学名宦祠祀总督姚公启圣、靖海侯施公琅，以二人皆为开台功臣。至朱一贵案祀水师提督施世骠、南澳镇总兵蓝廷珍。而总督觉罗满保同平台难，恢复有功。而祠中同祀，乃总督范公承谟系耿逆时死节，省垣有专祠，并祀名宦，无涉台湾事，应改祀总督觉罗满公保，于报功之典尤合。谨就管见所及，恭请宪裁。

○上胡道宪

为酌订节孝祠祀事。查节孝入祀，例由旌表；即或子孙无力请旌，尤必视其节烈尤着，历久愈彰，方得凭公入祀。名宦、乡贤皆然。不能因志中有传，便可通行入祀。旧志载节烈三十一人，入祀十六人；内旌表者七人：陈越琪妻黄氏、侯孟富妻刘氏、林妙妻侯氏、庠生李时粲妻黄氏、烈女吕氏谐娘、曾国妻郭氏、鲁定妻袁氏（二名据府志）。雍正五年呈报入祀者六人：辜汤纯妻林氏、洪之廷妻张氏、杨茂仁妻余氏、郑斌升妻陈氏、李宋妻赵氏、吴使妻纪氏。兼祀凤山节孝祠一人，王寻妻阮氏：本传各注明入祀。以上皆合列为正祀。其未注明入祀者，王晋光未婚妻吴氏、张金生妻蔡氏，应仍旧与上十四人合祀。又，谢灿妻郑氏，伪天兴州所旌；李余氏，新旧志俱未见。府志祠祀内，有余氏预娘者，但未系夫姓，列传又未载有预娘者，无可查据。嘉庆十二年修志续采二十九人，惟沈耀汶妻萧氏旌表及二十四年请旌薛邦杨妻陈氏暖娘，均应列正祀。其未经题旌先制牌入祀者十九人：徐光庭妻董氏、陈应祖妻苏氏、王延枢妻曾氏、戴诚实妻吴氏、李元恩妻郑氏、陈开兴妻许氏、沈元美妻陈氏、黄信妻陈氏、蔡国定妻吴氏、蔡全英妻陈氏、蔡为妻潘氏、黄珪璋妻石氏、刘国传妻韩氏、郭启妻张氏、曹习辉妻洪氏、韩士贵妻曾氏、邵启明妻陈氏、黄天妻邵氏、吴炳才妻潘氏，皆志局撤后绅士未查例奉入，应另座附祀节孝祠厅左，俟请旌后移祀正座。至潘友德妻朱氏，向未呈报志局；徐茂榛妻吴氏，虽呈报，查歿时二十八岁，守节仅十一年，未合例。二传系添入，与无可考之李余氏另座附祀厅右，俟后世公论再定。谢灿妻郑氏，传列外编遗事；虽未便与本朝所旌合祀，而纲常为万古所系，亦应于厅右附祀。缘前节孝一禀，未奉宪批，谨拟照名宦、乡贤二祠分别正、附祀，似较可行。如蒙批准，即补载志中，俾后世有考，于祠祀尤觉慎重。

○上胡道宪

为请祀节烈以厉风化事。窃郡城昭忠祠，得叠奉宪示，底于完功；而所祀

阵亡文武员弁及兵丁，又蒙饬发卷宗，再查补五十余人，俾免缺漏。惟是阃外雄姿固奋身不顾，而闺中弱质亦视死如归。

查乾隆五十一年摄彰化令刘亨基十七岁女满姑，六十年彰化令朱澜之媳鲁氏、十三岁女群姑，均因城陷惧污，满姑先投水不得死、死于骂贼不屈，鲁氏与群姑亦不得死于水、并即投缳殒命。前兼才以满姑事未见奏册，怜其孤魂无依，曾援河南滑县强令冢媳事，拟附祠节孝，上请于宪台。及恭读乾隆六十年上谕，鲁氏、群姑俱照满姑例，于原籍建坊旌表，设位节孝祠内，仍行文福建巡抚于该处烈女祠设位致祭；乃知满姑先时已有恤典，鲁氏、群姑亦咸得优褒。天语下垂，真不遗乎巾幗；风声远树，宜无缺乎烝尝。敢乞执事札询彰化令，该处有无创建烈女祠？群姑等曾否合祀？如均未遵旨筹建，祀典未便久旷，兼才即于新建昭忠东祠偏旁隙地，另捐建奉祀，以彰国制而慰贞魂。在二令之获愆，固于地方有误；而三人之殉节，实于家法无亏。名实之核必严，不能因有子而宽其父；是非之公自在，所宜祀本籍并及此邦。谨就管见所及，越分陈请，临禀不胜惶悚。

○上胡道宪

为请拨废祠租粟，以资正祠祀典事。窃查乾隆五十六年敕建功臣生祠成，前道宪杨以者守生祠费无所出，经前任沈令详请就三官堂租业十分之三计一百六十石，归入功臣生祠内，现董事叶显懋管理。但前为功臣生祠，距今三十余年不得改称，即当筹备春秋祭费；况祠旁左右今俱附置昭忠两祠，历年官祭，不应于中厅独缺。

再查三官堂系后蒋郡守临去，郡城绅衿陈名标等为请建生祠，并置租粟五百三十余石，为香火资。迨乾隆四十二年奉严禁生祠之旨，乃移蒋像于后室，改称三官堂。前酌拨租额，董事叶显懋接管，其经费赢缩，兼才向未查考，而祠僧尚拥有厚资。窃思后蒋为台郡守，功在建置，其禄位牌郡、县学皆有，而生祠则系私置；功臣祠等七人，功在剿除，全郡数百万生灵皆庆再生，而其建生祠，实奉特旨。今奉旨建者，祠存祀缺，虽有祠若无祠；奉旨废者，祠去产存，虽无祠若有祠。徒令他庙僧垂涎争占，以祀产为讼资，似觉可惜。若再筹酌拨归，调剂使平，不惟有功当祀，上存国体、下顺民心，且可保全祠僧，不至拥资妄作，致罹于罪。如属可行，立即饬县查办。

○上胡墨庄观察再订台邑志稿条记（四条）

祥异赈恤，原在第五卷外编；若从订稿移在政志，统计字数，略可符。又职官题名，府志多与县志两歧、刻本又与稿本互异，非查档案，难以为据。坛庙一门，多由外编移入。辛敬堂谓：祥异正史以作五行志，兵氛正史以作兵志；寓贤方技，一统志俱载入正文。寺院亦然，俱不可外。如岳帝庙等二条及药

王庙以下八条，皆敬堂谓不当入外编者。然如吴真人庙、圣公庙、临水夫人庙，虽实有其人，而非普天共奉之神，与正神终属有间。即如水仙宫合祀夏后及伍、屈忠臣，王、李才士亦属无稽。入之外编，似得其实。总之，此一门难分。辛敬堂欲改坛庙为祀典，凡列在国典者皆入，而以祠庙附后，凡民间所建与一切寺院均附焉；似为得之，然已难于追改。

辛敬堂谓烈女、戎功、耆耆，不尽学校中人。窃以为其事皆学中事。大约敬堂所议在四总目，谓不足该全志。教养，政之大者；学校何以别于政外？周官司马掌邦政，乃兵事也；营制何以不入政志？谢教谕谓敬堂据周官，亦似。然孟子善政、善教，政固有与教对言。小戴记明七教、齐八政；列政至八，尚不能以统乎教？安在教不可独行而单举也。政必本乎德，而孔子有以政与德对言；刑不离乎政，而孔子、孟子有以政与刑对言。独周官以兵当政，亦意各有主；必据周官，则今道府州县非治政之官，治政之官必指总参游守乎？所论甚长。

又，敬堂谓当裁去郡事。忆谢教谕曾以商兼才；兼才曰：海外志宁失限制，毋伤缺略。且如城池、街市，台湾为附郭邑，安能一一与郡划清？若删郡事，是趋易避难，非此时修志意也。述之，见此失在兼才。至四总目之论志之善否，恐不尽关此。录之，以备裁择。

古蹟关地理形势，与名胜园亭自宜移入第一本地志。但内所载皆红毛及伪氏所遗，故刻本照初稿置外编；惟古蹟二字，仍而未改。辛敬堂谓古蹟标目有钦仰之意，不宜施于伪氏。令拟照辛敬堂改古蹟为遗蹟，仍置外编内；有属本朝者抽出，签明仍入第一本地志。又，敬堂谓逸事者，逸于正传之外，卷中所载亦不合，欲改逸事为外记。谢教谕云：逸事二字本于郁永河伪郑逸事，可不必改。今按外记二字，与外编总目复。古蹟既拟改遗蹟，此即拟改遗事，似较无病。遗事中有逸老，鼎革后来台者；订稿概抽出，列于寓贤。与丛谈所删，悉有签记。

谢教谕于文有删无增，诗则删增几半。其新收同时在局诸诗，则依谢教谕初议尽删；其当事诸公，入录尚少，当仍之。谢教谕来书谓：佳志必不收现在诗，况吾两人诗收入志书，只得丑名。但于众人概收，而吾两人独否，予人以过而自立身于无过，更为不可。此一节，祈细酌之。可以违众守正，斯为上善；不能，则吾辈亦须勉强附入，就中加慎密焉。今查志中，不惟在局诸人，并年少有诗皆续附。末附诗余，尤初稿所无。计删新收诗九十首；薛约二十首，摘存五首，为此志侵板姑苏之证。余诸家俟后人续修采入，兹无取焉。

○上胡道宪

嘉庆十二年台邑志之修，三月开局；十一月竣功后，兼才先内渡。越一月

，谢教谕亦俸满去。陞任薛志亮当军兴甫息，忙于抚绥；志局一应事宜，兼才任之过专，往往阻格不行。薛令不惟不生嫌忌，反以兼才代己终事，深抱歉怀；屡在上官曲意调护，俾说得行，而事有济。兼才以此赖之。而谢教谕自入局以来，平心和气、竭虑殫精，与在局诸友协力一心；最后，又有袁州辛敬堂助教直言无隐，为是书一大益。然阅年仅十有五，而存者今惟兼才一人，即诸友亦物谢几及半。览观斯志，辄歔歔不能自主。惟是初稿侵板，薛丞既未知谢教谕有订本，不能不彼此参校，以终两人之志，而删其所当删，即补其所当补。至昭忠祠一役，前系兼才与薛令详办，而得成乃在今日；此皆全仗执事与健菴叶观察始终其事，尤志中之不可不补者。爰于各卷中撮举大要，声叙原由。艺文末卷，删削几半。兼才此行，本为檄修郡志而来，而其职役仍在台邑志；幸值执事秉节来临，得以一知半解上禀宪裁，从此去瑕疵而弥缺憾，观成之效，视昔有加。天不终陋海东文献，盖皆执事之赐矣。计前呈五卷，续呈三卷，统候发出核算篇数、字数，召匠匀刻入补。此上。

○续修台湾县志后跋

台邑志若干卷，嘉庆十二年（丁卯）会县详请嘉义县学教谕谢金銮续修者。三月开局，兼才以铨授江西长宁令，四月即奉檄卸学事；而志局既兴，不能中止，礼闈素志，又未忍遽乖，乃决意辞去。十一月甫竣功，自携副稿先退谷内渡请咨去。入都后，出稿就正，惟袁州辛敬堂助教（名绍业）商订为多。而退谷于是腊亦俸满，携初稿归，商于长乐老友陈道由（名庚焕）贡士。军志蓝鹿洲、陈少林附传蓝荆璞，从道由之说也。己巳，退谷补官南平，接辛敬堂阅本，愈加严谨，删繁补缺，并艺文为订稿卷数六。至卒功时，退谷已调赴安溪；来书云：志中四总目之设，敬堂据周官谓「教养政之大者」，学校何以别于政外？周官司马掌邦政，乃兵事也；营制何以不入政志？以四者为不足该全志。然孟子善政、善教，政固有与教对言者；小戴记明七教、齐八政；列政至八，尚不能以统乎教？安在教不可独行而单举也？政必本乎德，而孔子有以政与德对言；刑不离乎政，而孔子、孟子有以政与刑对言。独周官以兵当政，亦意各有主；必据周官，则今道府非治政之官，治政之官必指总参游守乎？且敬堂谓教与兵皆属乎政，不宜分别于政之外；则礼教兵刑皆属乎治典明矣。而周官何以条分于治典之外耶？惟其治官可包乎六官，故独以治官之名予之。惟其政志可统乎学志、军志，故独以政志之名予之；三者，皆人事也。而郡县志以地理为正志，故先之，而三者统承焉。其中论序皆有照应，血脉贯通，立局运笔颇非率尔。分野虽属天文，实根乎地理；烈女、军功、耆耆不尽学校中人，然皆学中事。此皆与敬堂异者。

其从敬堂改易者，祥异由第五本移入第二本，与赈恤合。古蹟移入第一本

地志，寺观之岳帝庙等移入第二本坛庙，地志山水又添附胜蹟一门。退谷书称敬堂有功斯志不少，即指此也。惟兼才既归绥安新任，得退谷书无虚月，而寄海外信则十不达一。薛司马未知退谷有订本、兼才亦未知司马钁板于姑苏，今两人已往，其书犹在；参校合一，责在兼才。窃谓古蹟属本朝者，自宜入地志；若在未建置以前，敬堂固谓古蹟有钦仰之意，不宜施于伪氏矣，则古蹟不如分别胜蹟、遗蹟之为当也。移入坛庙之谢东山、张睢阳、韩文公，其事见于正史；如圣公庙、吴真人、临水夫人等，敬堂虽云实有其人，而事涉荒诞，不如仍置外编之为得也。第五本逸事二字，退谷云本之郁永河，敬堂谓「逸事者逸于正传之外」，卷中所载亦不合，则逸事当改为遗事。其列沈瑞等九人于寓贤，则由鹿洲、少林从寓贤改附荆璞传，俞荔一人不能成帙而移。然同一事遇难，沈妻列逸事、不列节妇，沈瑞亦不得列寓贤。凡此，皆当从订稿中再加审计者。自惟譾陋，无可自信；乃就全部按次条列，请定于墨庄观察。其各目中分合出入，传中补录改撰；与丛谈割去新收艺文，不录见在，凡退谷自订者，皆深以为然。余卷中移置各条下，间有标识，亦非兼才私见。其特加评断者，季蓉洲台湾杂记暗澳一条，订稿录于丛谈，则辨其地在南极之下，纯阳所烁，草木不生，非红夷所能到，指为无稽之谈；已削去不载。辛敬堂谓当裁去郡事，则明海外志宁失限制，毋伤缺略；附郭邑城池、街市，不能与郡划清，不主其说，而是兼才原议。至论四总目，不废敬堂之说；而其大指在示人读书之法，宜先讲求目录。标北海司农仪礼目录为最古，以志亦史类，兼论史家目录之失，为作志者杜流弊。又以海外弹丸，而当日与修诸君子能旁搜博考，使山川、人物、政事罗列灿着于卷中，深嘉其用力之勤，益足使人心感奋，录之以志斯志之幸。兼才复于首本增入杨观察原序，第二本坛庙增入昭忠祠，第五本兵燹增入蔡牵案，第三本学志尤多补载增订，并检正全部讹字、脱字。既成，特召匠谋修补；同僚王君聚奎曰：此公事也，奈何君自私？乃共捐俸成之。改补板逾二百余板、重钁板逾五十，费白金若干。聚奎名承纬，晋江人。道光元年（辛巳）仲冬，教谕郑兼才谨跋。

○上道宪请查办南坛义塚摺

台郡南坛义塚殡舍，乾隆四十二年后蒋郡宪建（事载台湾府、县志）。初时董事为职员郑其嘏、韩日文，继为岁贡生韩必昌。兼才前次修志时欲详载，以无底册而止。又后董事为岁贡生林栖凤，今为卑学生员王振和。前据卑学生员陈克巽呈称：嘉庆二十四年误保王振和董南坛义塚事，兹闻其侵渔，愿退保免累等情。兼才以系十年前要查之事，即票传王振和，立令将承管租额及历年报销底册送阅；至今未送。嗣岁贡生黄时成等呈保愿充董事生员徐朝衡，据称徐朝衡家业与南坛租龙肚庄近，人地俱熟，易于管理。又据徐朝衡开报，南

坛租一在槟榔林、一在太爷廓。查太爷廓即县志义所所载仁和里糖租，与永康里田园俱蒋郡宪捐置。其槟榔林乃郑其馥、韩日文同捐。又开现管店屋，郡城内竹仔街一座、帽仔街一座。兼才亲查南坛碑记，举人陈名标捐店四间，租税银每年四十元；贡生陈鸣珂捐店三间，租税银每年七十元；职员翁云宽每年捐缴百元，职员杨振文每年捐缴六十元，贡生薛文珩、生员林朝英每年俱有生息银四十元。询之董事，俱云不能如其旧。

窃思南坛义塚，广播皇仁，泽及枯骨，为通郡第一义事。前宪仁心惠政，具见于此。世守遵行，乃此地乡耆、绅士之责。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台郡，岂无一、二忠信可靠之士？昔之弊在垂涎公业，架空局以行私；今之病在虚耗厚资，弃孤坟而不理。与其茫无稽察，听其自为，何如明定章程，使可共守。据就现存公捐田园、店屋，统计所出若干，除正供外，应费若干，其董事辛劳亦从丰议定；并条规刊簿广散，俾众周知。每年抄，由保结绅士眼同造册报销。似此条款既易遵行，数目不能隐匿，即董事更换，亦可凭公查清租额，遵照章程，不至以公捐租项私相授受，正供亦不致虚悬无着。闻自嘉庆二十三年王振和承办以后，正供俱未完清。其二十三年未承办以前，概奉豁免。是董事不得其人，先有意侵渔，甘与饿鬼争食；复有心拖欠，冒以逋户希恩，于义塚全无补益。若不亟思挽回，其弊无所底止。至于店项及生息银多寡有无，今昔不同之处，必有底案可查。现稟请府宪饬承查清档案，如可交卑学核阅，俾得将现存通行计算，与绅士公拟章程，即将公举董事造册详报。其久坏报豁者，亦得谕众周知，免其生疑怀恨。此系为公事起见，如属可行，伏候批示祇遵。

批：查南坛义塚地，掩埋无主棺柩，前经蒋守同各绅士捐置田园，以充经费。每年收租完赋、一切支销，自应详载簿册，以备稽查。乃各董事视为利藪，谋充营私，甚至租额不可复考。若不速为清厘，势必日渐侵没，堕废义举。仰台湾府即饬检档案，檄发该学会同公正绅士详细钩稽，妥立章程，并僉举诚实董事，稟覆核夺。

○辞新擢长宁令请仍改教职呈

兼才夙事科举之学，自选拔入成均、充八旗教习，九载留都，希心上进；后幸中本省乡试。至是会试凡四阅科，辛酉接连壬戌，则由吏部奏准留都，得免回任。乙丑会试，则自台湾任内渡海请咨。诚以生逢文教昌明之会，宜副国家远大之期。今以十一年蔡逆案内军功，选授江西长宁县缺。自揣笔墨未荒，明春辰科又届，倘遽赴县伍，于礼闈无望，殊于素愿有乖；并恐书生之见未除，亦于吏道无补。上年七月内，某钦奉恩旨，以应升之缺陞用。伏查教谕陞缺，非止县令一途；或由本班陞补教授、或选用京职，与所奉恩旨均属合例

。但京职清班，非敢遽望；而改就教职，于会试尚可观光，于铨法实无违碍。本月初十日续奉行知，伏审宪令森严，而兼才下情益切；爰摅悃沥陈，乞据情奏请开缺，改选教职。俾得仍就闲曹，策所未至。不惟笔墨微长，可图长步；而省教风化之托所关綦重，亦可藉是磨厉微材，稍申报称。

嘉庆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奉上谕：据阿林保等奏，新选江西长宁县知县郑兼才恳请仍改教职等语。郑兼才前王台湾县教谕任内，值蔡逆滋扰，率领生监守御出力，加恩以应陞之缺尽先陞用，由部签升知县。该员有志观光，情愿仍改教职以图会试；着照所请。郑兼才准其注销所选长宁县知县，加恩仍以教职即选，俾得一体会试。该部知道。钦此。

●愈瘖集卷一

上庆观察言南路缉捕事宜书

上庆观察论疏浚城濠及应行事宜书

山海贼总论

巡城纪事

台湾守城私记序

纪平乱民陈周全事

纪御海寇蔡牵事

延平途次上张抚军书

上杨双梧太守书

○上庆观察言南路缉捕事宜书

窃山贼起事南路，凤城不守，受祸最深。近日桶盘栈之捷，贼始奔散，而凤邑土豪及内地在凤之绅衿或衙署亲丁子弟，俱于贼退纷纷雇募。其郡城绅士、义民及凤邑避难绅衿，至是由郡归凤，亦得藉口捕贼；益以兵役、乡长，计捕贼名色凡有八。其捕贼情由，或因与己素有仇隙，或因其人受贼私索，或因其至亲从贼疑彼知情，或因已被贼窘迫疑他指使。其举之非无故，然皆系稍丰之家，有钱皆可以得释。或不理，则遣心腹人日夜伏途中，既获，闭私房拷索；又不理，则送官。夫南路庄民先受粤人焚抢，继而占耕吞租；今又以各项名色捕风捉影，肆其凶毒。兼才恭读谕旨，最重著名股头；奉阅刊示榜文，止及有名贼目。而南路承捕者多搜索榜中之所无，势必遗榜中之所有。况股头、贼目踪迹诡秘，非藏机购线不可得。若虚张声势，拥輿至数十人之多，宜贼犯闻风远扬，而遭毒者皆被贼难民也。兼才于郡南门初开，即闻其事；缘搜捕余党为目前要务，故未据形冒达。不意此风至今未息，名为奉公捕贼，实则藉贼营私。因思与其恣意滥搜，究少要贼。何如严行示禁，飭照刊示各犯，协力督缉；诸不在列，不论有无受胁，概许自新。有藉端混索者，坐以罪。似此，平民

敢于出头、要贼易得下路，于捕务有益，所全亦多。冒昧渎陈，伏惟亮察。

○上庆观察论疏浚城濠及应行事宜书

兼才赋性庸愚，谬加委遣。忆当军务仓皇、人心惶惑，凡献策投书，悉叨延访嘉纳，镇以从容。其谦怀雅量，皆兼才所亲见。爰敢妄附白堊，亟思自效；有所闻见，愿以上陈。

台郡环城开沟，议兴已久，实始于老生戴大章；近闻欲行其说。窃以筑城、凿池二者相因，然可概之他郡；在台郡，此时有未尽然者。城西临海，本自有水，环以木栅，扞卫有资。迤南而北，其地沙土相杂、气脉浮动，挖深通水，非砌以石，易坏城基。其不宜一。风沙不时，泥土淤积，疏凿不继，数年之后仍为旱地。其不宜二。城南一带，新旧坟累累，既毁于贼，又为开沟之故，析骸抛骨，是未庇生民，先摧枯朽；遭贼之外，复多一劫。其不宜三。西北引水浅，则人马可涉，深则竹筏易于乘虚直入，其患甚于水洞；是防城之外，复多一备。其不宜四。此时防御之后，民心未靖，工役一兴，人众冗杂，逼近城隅，良匪难辨。其不宜五。蔡牵来往无常，城濠工作，需费时日，若复窜入，势难兼及。虚费废役，其不宜六。

考台湾自隶版图，数经扰动；惟朱一贵之变，叛由内起，郡城失守。今为郡城计，欲扞外侮，在弭内讧。先事筹防，莫如编造街甲，鼓励郡民。保甲之法，台郡向行之，每十户置一长，有丁口清册，开注名姓、年号，以详籍贯。有户长总签，交卸轮当，以均劳逸。初行甚效，久渐废弛。所以然者，梗法之徒，不于颡氓而于兵役。台地防守班兵，多税住民屋，与各衙门班役及道府大轿馆党分为三，而势足相抗。其衅多起于开赌、窝娼。然大轿馆、班役二者，责在本官；略一整饬，便当敛迹，以就绳闲。班兵积习既深，且非专辖，似难骤改。但能严禁民屋铺舍不许赁税兵丁，遏末之治，尚可息事宁人。况保甲法行既久，匪徒肃清，此类亦未有不畏法自守。故去奸之道，某以为舍此莫易也。

郡城水陆义首，人数繁杂，功绩不一，岂能悉邀恩赏。窃谓朝廷之名器不可以假人，当事之优礼得尽其在我。蓝鹿洲鼎元谓台民近官长以为荣耀；今既着有徽劳，尤多希冀。自宜按其功绩，据所见闻，以存公道。其大者奏闻予官，次者给札、赏顶戴；又次者置酒公堂，面加奖赏，鼓乐导归，劳其既往，励以将来。人人自谓心腹相待，欢声四起，勇气百倍。有事呼应，如影随形；诘奸擒贼，皆所愿为。蔡牵闻之，其气自沮；纵使复来，仍属无用。故知袭险为屏，不如众志成城。今台郡城垣广阔、雉堞整齐，诚行是二事，常则奸细无所容留，变则众力足资保守。虽有城濠，无所用之。否则，奸宄盛行，众心疏懈，鯤身、鹿耳天险之设，且有时不足恃；城濠有无，未为大系重轻。愿作后图

，以省浩费。愚昧之见，不自揣量，乞赐采择。

○山海贼总论

台湾本海寇屯踞之地，其后荷兰夺之倭人，郑氏又得自荷兰。自入版图后，乘间窃发，山贼常有、海贼不常有。山贼猝起，党与乌合，非占据郡县城不能集事，若前之朱一贵、黄教、林爽文皆是也。海贼以商船为性命，或草窃登岸，随风去往，无所藉郡县城；虽罪恶贯盈之蔡牵，其初时所为，不过如是。蔡牵率众入鹿耳门，始嘉庆五年，兵将退守安平，商船悉为贼有。自是，蔡牵始垂涎台湾矣。蔡牵既去，扬言越五年当再至；至期，果以贼众至，为嘉庆九年四月二十有八日。值雨甚，北汕炮不得发，兵溃将亡，郡城民情汹汹，贼去始定。自是，蔡牵敢窥伺台湾矣。是年十一月，蔡牵继至；十年四月又至，皆停泊累月。其声势联络，不炽于前，而胡杜侯余党洪四老等得以民无斗志，蛊惑蔡牵。蔡牵岁资利于商船，不惜重货厚结山贼。山贼不知自速其死，广为招致；而向来被掳稍知书之徒，又以天时、人事散布谣言。蔡牵自是妄称王号，逆造正朔，于十月一日起衅沪尾，窜连东港，原集郡城；皆山贼为之扬其一波，一若至微极贱之蔡牵，一日可以鞭箠番民、控制闽粤也。岂不悖且惑哉！

蔡牵虽垂涎台湾，然日久计熟，所欲得志者噶玛兰耳。其地膏腴，未入版图；田亩初辟，米粟足供。居郡城上流，险固可守；漳、泉人杂处，其衅易乘。而同时巨盗朱瀆力足控蔡牵，又虑为其所夺，是以挥金布赂，密谋先发；令其党赴东港，而自留沪尾督率。意以沪尾既得，即可上迫噶玛兰而下制郡城。不图羽翼未成，陆贼元凶就戮（事见胡司马台北纪略），不得已始率党南下。既入鹿耳门，又迁延逾旬；若其初意在郡城，必乘无备并力急图。盖蔡牵虽愚，生长海涯，习闻往事，纵使侥幸得有郡城，未有不惧为朱一贵之续。以此度群贼所为，决非噶玛兰不可也。蔡牵乌合鸱张，多以林爽文比，而大势实相反。林爽文之变，实激之使起；故衅生一时，蔓延数载，而其败也，至于穷蹙自投。蔡牵之变，若招之使来；故勾通数载，流毒一时，而其败也，止于诡秘自逸。以势论之，山贼被诱迫胁身，虽从贼心怀两端，群呼跳跃，如同儿戏；有节制之师，不足平也。海贼虽拚命敢杀，然其入港，必借势风潮，即使登岸，必无倾船尽出之理；有勇力之师固守海口，以逸待劳，亦足恃险无虞。惟上流噶玛兰，官所不辖、贼所必争，万一民番失守，弃以与贼，台湾之患，由是方滋。故为台湾久远计，非扫清洋面以拔其根，即当致力上流以绝其望。然以化外地，通道筑城、设官置卒，既格于非入告不可；而水师频年剿灭，又苦于风涛出没，踪迹无常。无已，则请踵蓝鼎元鹿洲集中故智，而以假扮商船之说进。

○巡城纪事

嘉庆九年（甲子）四月十又五日，海贼蔡牵泊鹿港。未几，自鹿港入鹿耳门，乘雨攻北线；兵溃，游击武克琼、守备王维光俱死之。伤把总刘焕、外委陈培，兵丁死者一十有四人。燔木城、毁炮台，抢铁炮大小计五十有零。此月之二十八日事也。

先是，二十五日，凤山县地枋寮有吴评者，纠余党起衅。爱总镇、庆郡守于贼入鹿耳门之日，适回自鹿港，方以吴评事驰赴凤山；晡刻，骤闻北线失利，总镇移镇安平、道府移札郡城大西门，以安平为郡咽喉、大西门又为通海要津也。是晚四鼓，兼才等奉召至大西门。翌日辰刻檄下，兼才分守大南门城门，左义民首捐中书科中书衔林朝英、生员张正位，右为廩生徐朝选。城上下营兵分布，以抚标把总王兆麟暂统之。每夜交二鼓，府县丞倅按段巡城，随以乡勇，往来梭织，络绎不绝。而蔡贼据水自固，以逸待劳。三十夜，烧鹿耳门文馆，武馆以逼近天后宫得存。五月二日，烧商船一号。三日，以十二人驾船自鹿耳门入，焚我军哨船三号，抢夺二号。时，义民、乡勇、营兵、番卒布满海岸，莫敢谁何。于是，船户无所恃，各赴蔡牵议价自赎。十三日早刻，东南风发，贼乃拥重货遁去。而凤山匪党赖彼处将卒，已就扑灭。以利害计之，山贼出入番社，联络声势，散而难防；蔡贼既入港，盘踞港内，港口险窄，去路易绝，彼而入港，是自蹈危险。卒乃难易相反，岂非战舰不备、军无斗心哉？语云：水不策驥，今即驱不习水性之羸兵，使驾战舰应敌，已不啻策驥以涉水；况欲以渔艇接战，其败立见，宜其望敌而退。招募虽多，迄无成功也。

○台湾守城私记序

守城，公也。记何以私？当时在官有文告、达朝有封章，皆公也。公则非兼才所得言；兼才所得言者，身之所履、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感于中而因以笔于书，无逾分之嫌。而军民之情状、攻守之大势以及功罪、虚实、爵赏当否，举文告、封章所可言与不可言、所及言与不及言者，而皆以私记之。虽然，兼才所见、所闻，皆台人之所共见、共闻也。有闻见，即有是非；有是非，即有好恶。其存于人心者，虽愚夫、愚妇不可掩；其着于公论者，虽天下、后世不能欺也。然则记私也，即不以为公可乎！

嘉庆十二年（丁卯）九月，兼才自叙于台湾志局。

○纪平乱民陈周全事

乾隆六十年二月，凤山奸民陈光爱谋乱未成事败，其党陈周全逃至彰化，复为乱攻陷县城。未几，伏诛。

陈周全，同安人，生长台湾。先在凤山，与陈光爱结会。光爱攻石井汛未破，为同知朱慧昌擒杀。陈周全潜至彰化，复与漳人黄朝、潮人陈容（即陈光辉）各招人入党，自为首，拜洪栋为师。三月甲子攻鹿港，遂围同知署，杀朱

慧昌；鹿港营游击曾绍龙、外委任向标均死之。驻彰化县之署副张无咎闻变，令游击陈大恩出援鹿港。游击行至半途而鹿港陷，还屯八卦山；张无咎与署县朱澜并弃城奔。至翌日，贼攻彰化，旋绕攻八卦山。都司焦光宗急驰救，未至，山上营盘已失；陈大恩自焚死，张无咎、朱澜皆被害。朱澜子媳鲁氏、十三岁幼女群姑，惧贼污，各投缳殒命。焦光宗亦情急自刎未死，民人邱创昇匿武生林国泰家。贼既入城，典史费增运、千总吴见龙、郭云秀俱战死。斗六贼王快亦乘势攻斗六营，以应周余。报至郡城，巡道杨廷理留郡固守，提镇哈当阿、知府遇昌、游击麦瑞以水陆兵九百人往剿，因阻水于湾里溪不得进。

先是，汀州府同知沈扬奉委至彰化，遇变匿民家，密与贡生吴升东、廩生杨应选等招集义民。由是，大肚、鹿港义民皆起，都司焦光宗亦以林国泰义民至。贼惊溃，克复彰化，鹿港贼亦逐于义民。乃以前嘉义县单瑞龙署彰化，沈扬署鹿港同知。陈周全只身南遁至埔心庄，乡民陈祈、庄南光诱执以献。提镇哈当阿闻信，乃夜渡虎尾溪，至彰化，与遇昌各路搜捕，擒获贼目杨成佳（即杨世捷）、黄朝、陈光辉等。洪栋见势败，早携妻子先遁；至四月，为义首监生洪绍彤所获，廨郡候旨，悉伏法。当陈周全被执，巡道出示，许贼能缚贼自效者免罪。有南路贼郑贺，侦知郡城兵单，欲攻郡城，谋于贼目许强。许强先见道示，给而醉之以酒，因擒献。王快为千总龙升腾所败，至嘉义亦被获。并余党悉在郡诛之。

南北路既平，沈扬赏戴花翎，补授台湾府知府；遇昌掣回内地。哈当阿被旨严议，巡道杨廷理以许强事得加恩免议。陆路提督乌兰保到鹿港时，陈周全已获。义首庄南光、林国泰给五品顶带；余悉给六品，准送部引见。许强给九品顶带。恤死事之员弁兵丁，旌节烈鲁氏及群姑。署县朱澜、署副将张无咎、游击陈大恩以误地方，恤典皆不及。

○纪御海寇蔡牵事

蔡牵，泉之同安人。初，佣工自食，继为寇，出没海上，遂成巨寇，为浙、粤、闽三省大患。其来台湾，入鹿耳门，始嘉庆五年。越九年四月，又至。乘雨登岸，北汕炮不得发，戕游击武克勤，仍罄商船所有而去。是年十一月继至，十年二月去，四月再至；皆不惜重赏，与山贼洪四老等联络声势，辗转招致。而船中被掳稍知书之徒，又以天时、人事散布谣言。于是，蔡牵伪造逆示，自称镇海威武王光明元年，起事沪尾。署都司守备陈廷梅与战不利，死之；伤前淡防厅同知胡应魁。十有七日，郡城得报，戒严。十八日，总镇爱新泰提兵援台北。翌日，知府马夔陞同往援。而蔡牵自至沪尾，即遣其党迳至凤山，或由东港、或趋旗后港，凤山贼吴淮泗首应之。巡道庆保，乃檄台防厅钱■〈雨上澎下〉于二十一日率把总曾瑞、王正华等领乡勇、屯番往援。蔡牵以

二十四日入鹿耳门。二十七日，庆总镇归保郡城，马知府留守嘉义。而大小糠■〈米郎〉、咸水港、萧壠、北埔诸庄山贼俱起，以署千总陈安、陈登高等往御。十二月初一日，遇贼于木栅，杀义首陈凤。黄兴被掳，杀于船；陈安伤回。贼进据洲仔尾，自是南北路声息不通。台湾令薛志亮乃屏舆从自海口步入武馆街，开诚申大义劝众；岁贡生韩必昌、陈廷璧等首率众领义旗于令，计得义首二百五十人、义民逾万。巡道先遣岁贡生游化往东路，和闽、粤庄再于海口添建木城，起小西门、越大西门、迄小北门，计千二百丈，成以三日夜，费白金六千有奇；从三郊总义首布政司经历衔陈启良请也。

先是，凤山失守，巡道命署守备陈名声假游击三品顶戴以行。比至，而同知钱■〈雨上澎下〉及凤山令吴兆麟已遁入粤庄。嗣陈名声亦收兵至。同知等得陈名声兵，因共谋回埤。既行，十一月二十九日，粤兵送至淡水溪南止。吴令过溪为前队，突遇贼后队，同知军药桶火遽发，队乱，贼截杀吴令于砖仔窑庄。同知须眉尽熬，仅以身免，与陈名声入处粤之内埔庄。南路贼陈棒、叶豹、黄灶、李璉、卢章平等，遂率党攻游击吉凌阿于楠梓坑。时，凌阿以援凤山，屯兵在此，仅三百人，屡败贼。会粮尽，凌阿以计拔营归。比贼觉，已入郡城矣。

蔡牵在沪尾，速于登岸；独至郡城观望，踞舟中旬日不出。至十二月初五日，始出攻安平。初六出攻郡城，而郡城奉道檄，备战守器械、增设栅门，内外布置亦渐以周密。惟变乱初经，民心惶惑。是日，贼既退，附郭居民挈家入城，哄动城门，城内外咸罢市。一日中数传贼入城，守城门官有私易服散去者。守西关木城陈鸿禧，镇稿房鸿猷之弟也。鸿猷有异志，欲召禧以乱军心，谎言于总镇，急召入，天色已晚；禧出不意，与众争赴城门，军装尽失。迨郊民男妇扶老携幼至，已闭不得入，相与哭拥街衢。继喧传贼入木栅、海口陷，惶恐不知所为。时，都司许律斌屯兵草寮后；三郊总义首陈启良探知木栅门扃锁如故，乃以三十兵请于都司，复与义首郭拔萃、振春等分鸠义民得八十名，协守木城毕，夜偕洪秀文启关入白巡道。巡道急诣总镇，鸿猷惧，遣禧出赴木城；而所遗军装得通贼白旗，乃治鸿猷罪。巡道因是内防益密，自移镇城南，痛自眨损，收纳群策。城门渐次闭塞，惟开大西门以通郊民。城防栅门，轮夜固守；荒堆隘危，严防放火。城上下巡行络绎，街市列炬，夜明如画，奸细虑无所容，卒不动。山贼逢三、六、九日必攻城，或连日出攻；俱以大炮击退。二十四日，爱总镇会中营分路出哨失利，贼杀千总薛元勳，总镇被困；吉凌阿趋至，力救出。会浙、闽水师提督李长庚以是日统舟师至，困蔡牵于鹿耳门，城中增气百倍。二十五日，官军再出哨，把总郭建生伤亡。

十一年（丙寅）正月二日，贼攻大南门。既退，修卫炮木栅，盘获南坛僧

澄潭；临讯，并供获林柏，皆约贼内应者。同日，置之法。初五日，水师会攻洲仔尾贼船，获金门镇许松年、澎湖协王得禄由安平大港入。未刻，风势利，遽引军冲击，贼船中火礮，悉焦头烂额被获，余船退保洲仔尾。王得禄等因泊舟内港，搜索余贼。而山贼攻城愈迫，十六日黎明分路至。义勇四面接应，伤亡八人。十八日，有言贼将以夜半拔营攻城，令都司许律斌移札木城；贼知有备，迳向南鲲身陆路攻安平。有巡军骤见发炮，众觉，急据土墙，御以大炮，贼回攻大北、小北二门。二十一日，忽喧传内地大队兵至，收复洲仔尾，马太守随后入城；其言来自洲仔尾鬻槟榔者。巡道临视小北门，署中营吉凌阿领兵出哨，且设备。未几，贼大至，得不败。

初，贼出攻，不敢迫城，后皆薄城门，皆倚蒜茶以避枪炮。二月二日，巡道会伐蒜茶，郭义首领众先出。台令薛志亮闻郊众出，督所部乡勇亦出。署中营吉凌阿、都司许律斌、守备护游击官赞朝等俱以伐蒜茶出，与郊众遇，众请攻洲仔尾，并言可复状。嗣爱总镇至，众以告，总镇意决，遂下令。郊众先行，过凹仔社，有贼藪，焚之；贼奔归。比洲仔尾得信，而近家之贼以是日归；寿福德神，其远贼在藪又毫无设备，而官军义勇突至、泊内港舟师亦登岸，贼急施枪炮相拒。少顷，后面火起，巢穴既失，首应蔡牵伪授将军之周添受、陈番等各逃命去。翌日，总镇统兵勇收桶盘栈。贼首陈棒得洲仔尾败信，不战而溃。又翌日，总镇出哨大穆降。蔡牵知为山贼所误，于初六日暗谋脱身。

官军力拒不得出，乃落帆放楫。夜遣人密驾杉板船探路，潜拔楫起帆。天色微明，不施枪炮，循前路急遁。兵船以起驾不及，尽发枪炮轰击；黑焰遮天，对面莫辨。贼船无烟障蔽，得躲避冲出三十有八号，顺风而南。南路贼首陈棒自初四日桶盘栈溃归，屡出战不利。十四日，再回埤，败走桃仔园，仍回生番社。吴淮泗逃入逆船。有许姓绰号和尚者，贼据凤山时，为大股头，曾悬赏格购获。至是，与陈番以次擒献，皆伏诛。十二日，爱总镇会新到之延平协张良树、北协金殿安、参将莫琳等领兵南下，次埤头。粤人探知，十五日，至埤头城迓。总镇守备陈名声、同知钱■〈雨上澎下〉俱至；自内埔庄与总镇会剿余贼，而凤山平。十有六日，蔡牵复泊鹿耳门，新到之汀州镇李应贵移札大东门。十八日，水师李提军追至，蔡牵移泊王爷港避去。二十一日，知府马夔陞至自嘉义。三月初一日，钦差将军赛冲阿入城。同日至者，翼长参将庆熙、翼长游击如柏、汀漳龙道清华、平潭同知署直隶龙岩州汪楠、布政司经历借补建阳县丞邹贻诗、候补江西布政司经历温邦达、理问范玉琳。初十日，将军劳义首凡十人。十四日，同知钱■〈雨上澎下〉至自埤头。四月十五日，将军巡台北，驻嘉义。前卸事淡防厅胡应魁领乡勇冒险援郡城，阻兵嘉义；南北路既通，以嘉义令陈起鲲署凤山、胡应魁摄县事。

五月十七日，蔡牵再据鹿耳门，劫商船。二十二日，将军自嘉义回郡督战。值海涌，舟师不得前；将军怒，遣千总林青高持令箭出督。于是，福宁镇张见陞、澎湖协王得禄率众军直迫蔡牵。蔡牵急旗招众船冲浪出，溺死无数，为六月一日。自是，蔡牵不复来。

其先时，战守员弁镇道各随功入奏。由将军奏者，有功义首分别给顶戴：兼水师义首候补郎中吴春贵，加一级、纪录二次。廩生黄化鲤，以获许和尚，授训导。武生林玉和，以获陈番，授千总（具载学志内军功题名）。其奉旨续查出力人员，署凤山令陈起鲲、摄嘉义令胡应魁、典史任元■〈与上土下〉、台湾县学教谕郑兼才、训导黄对扬，皆由巡道保举。将军至嘉义，则削应魁、元■〈与上土下〉名入奏。起鲲赏戴蓝翎，兼才、对扬以应陞之缺陞用。巡道庆保赏戴花翎，并给玉牌荷包；旋陞本省臬司，以汀漳龙道清华为台澎道。同知钱赏戴花翎，擢知府，加道衔。知县薛志亮，赏给知州衔。总镇爱新泰，赏给云骑尉世职；以劳瘁，没沪尾，续至翼长武隆阿代焉。游击吉凌阿，陞参将；病终官署。都司许律斌，赏戴花翎。千总林青高等，擢守备。道幕布政司经历柯纬章，以同知陞用。宋炳，授知县。知府马夔陞，以他事，有旨撤回；调建宁府知府高叔祥至，旋病歿；前发戍杨廷理返自伊犁，奉旨驰驿继其任。蔡牵既遁去，李提军仍督水师穷追。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战于黑水外洋，几成擒；提军忽中贼炮，知不治，犹料理军事，移时身亡。事闻，上震悼，追封伯爵，赐谥壮烈，并赐祭葬，予专祠；以总镇王得禄提督浙闽水师。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同提督邱良功连■〈舟宗〉南下，迫蔡牵，遇于鱼山外洋，即招集闽、浙两省护总兵孙大刚、护副将谢恩诏、参将陈登、护游击陈宝贵等各兵船，并力围击。十八日，追至黑水深洋，贼船节次击沉，遂并力攻蔡牵船。蔡牵及其妻并伙党数十人，俱落海死。奏入，王得禄晋封子爵，赏给双眼花翎。邱良功晋封男爵，各赏赉有差。总督阿林保、巡抚张师诚，均从优议叙；巡抚加赏大小荷包等物。其余各官，俱以次陞用，或开复原职，而海寇悉平。

○延平途次上张抚军书

窃某海外闲员，未谙军务。前冬蔡牵滋扰，亲履戎行，台湾情势因得略悉梗概。大约平时操纵全赖官司，而临事机谋半资义首。就义首论之，惟有力绅衿及庶士中稍知大义者，虑陷于贼，为能一心协力；余多计较于成败两途。

当蔡逆自沪尾南下，嘉、凤两县山贼并发，彰民动摇，有私图待城陷恢复易邀厚赏者；复屈于正议，乃止。夫不协力固守于未破之前，而欲侥幸邀功于既陷之后，人心如此，岂复可问！然既计较功利，势必至此。惟有好官，足以镇抚慑服之，则始终乐为我用。今之台民，半产于漳、泉，特台湾地隔重洋

，民鲜土着，较二郡为易动难静；然其尚气劲直之性则一也。

蔡逆既动，郡城势在不测。本道及薛令开诚晓谕，一纸招呼，万人立应，性命身家有所不惜，谓非有以慑服？信从与非是，则祇为私不为公；官长呼唤既不灵，其游手好闲之辈无所羁縻，必转而从贼。况经此次剿办后，公私俱渐形萧瑟；文武员弁各怀己见，又非如前庆本道威望为武营所畏惮。逆贼如敢再蹈前辙，我军兵骄将宽，需用无出，县令益形掣肘，其势恐易决裂。故为此时台湾计，非得贤郡守以维持整饬不可也。

近时官闽习气，多藉借寇事以粉饰善政；无论非出父老意，就使有之，亦未必关一时急务。惟台湾数经兵燹，人心惧乱，得一好官如生父母；一旦有事，啼笑皆真。前十一月五日，郡城乍得杨守撤回之信，则相与惊顾咨嗟，不知所以。越四日，某至鹿港，远县绅士已纷纷赴郡，其攀留情状，若不可少停。岂非以杨守在，有所恃而不恐耶？杨守莅台未逾年，然前次协剿林逆声势，既众所共知，此时击走朱匪勤劳，尤众所亲见，而又谙熟风土、练达人情，公义私恩，二者俱有。杨守在台，真所谓乘风载响，势处于易；若回内地，反难见长。此中旋转之功，非执事与制宪，其孰任之？

某学识浅陋，昨以领咨晋谒，谬叨虚心博采。叩别以来，私衷耿耿。盖深虑在台当道大人不能为民代达天听，致辜民望，且弛人心耳。教官以文字为职，不宜言外事；然既尝亲见，且关海外要务，势不容无言。窃谓守令全乎官，教官则未离乎民。其职居官民之间，故能得官民情势者，莫如教官。古郡县之官，非惟官知民，民亦知官，故事治而令行。今官民俱不能相知，一有扞格不行，往往藉教官以达之；非教官之贤于守令也，去民未远，其势易知也。闽中教官，不少博学能文而能通晓事体；某所知，惟嘉义学谢教谕金銮，台湾情势尤为熟悉。近将俸满内渡，故敢荐达，以备采访。其所著作，多关经济，某不能及也。途次冒昧渎陈，伏望监察。

○上杨双梧太守书

兼才学业荒浅，不自揣量，通籍以来，历以会试虚费俸钱。今夏榜后，自悔薄宦废学，乃循前例留都肄业；既得请，交游屏绝，俗累一空。惟离台未久，诸凡在心。八月阅邸钞，知执事已内渡抵省。古之君子官于其地，身虽去而心常留；况台湾为执事前后立功之地，想尤不能一日忘也。今之官台湾者，病在惑于民情浮动之说，往往多设仆役以备不测；甚至莅任之初，民壮导前、乡勇随后，长枪利刃照耀街衢，自谓时地宜然，实则徒滋纷扰。台民好动之习，未必不缘是启之。执事再来，悉事简易；两役淡北，骑从益轻减于平时。此其志在乎贼、不为炫众，急于卫民、不自为卫，非徒矫前弊之失，以静制动，理本如是也。

台地漳、泉之民，在南易协而难齐，在北则易齐而难协。难齐，故粤人得以乘之；难协，故两郡自为并。能习其性、明其势，则皆可以用。要惟以情动、以理夺，而不可以威迫。今台民之感执事至矣，林爽文之变，全之于贼势猖獗之时；蔡牵之变，安之于贼势既败之后。夫安之非有他术也，不扰而已矣。县令者，仰听于郡守也；今四县得轻于供费，则皆曰是救命之上宪也。百姓者，受治于令以统于郡守也；今四县之民得倚以无恐，则皆曰是救生之大父母也。古之忠君爱国者，皆恤令以爱民。台湾虽海外微区，然其民实天子之民。天子以台湾之民属之执事，既廛念前功，亲慰谕以劳之；又询知清苦，命驰驿以优之。太守四品阶，得此于天子，盖亦寡矣夫。是以来台深自节抑，厚恤下而勤事上，往来蚕丛、出入番社，驱苏澳之贼、抚五围之民，险阻备尝，终事后已。盖将以尽力于台湾者，上报天子也。而台湾之民，自土着及番众，亦各挟其党、出其力，争奔走，乐为执事用者；其图报岂异也哉！

兼才离台湾在旧冬十一月之六日，其时初得执事掣回之信，兼才不暇为台民惜，而先自为惜。台学祠祀一门，与定例多歧；昭忠祠所祀，尤多缺略不全。去岁十月间，已录案由县备详；而执事适卸郡篆，事会不就，莫此为甚！然如蛤仔难之请内附、郡志之重修，明为执事最关心之事，今尚付之虚愿；如兼才者，又何足云！忘分缕陈，伏惟慈监。

●愈瘠集卷二

上周郡守

上汪瑟菴先生书

上汪瑟菴先生

上瑟菴先生书

上汪制军论修台湾县志书

上莫宝斋师

○上周郡守

前以建宁有应办事件，须及早回任，武闱事蒙批交光泽学代理。即自省回，于十月初五抵署。旋接林教授两札，催交郡城隍庙未完捐项。兹并簿完缴，合前陆续送交番银约一千有奇。工项告竣时，勒石为要；捐户所淳属在此。建宁人公事可以鼓舞，敢于出头者，好在「好名」二字；乞饬董事按照四邑逐簿查对上石。否则，劝首无以自明，即兼才难以取信。

再，本邑监仓力量较大，兼才前未向捐，以有徐令在耳。未审捐交与否？若以阖郡地方要举，徒属之学中弟子，而于衙门及监仓等概置不问，无怪建宁人谓兼才好事也。建宁士子颇有学行可观之人，前论修志事已略及；因距府远，不比邵武得朝夕延访，故未及再述。邵武为郡治首邑，好学之英，时时间

起。兼才所知，当以南郭张冕为最着。侯官谢博士金銮教谕邵武时，有三杰之咏；张生冕其一也。不苟交游，时文亦具见识力；所着春秋至朔通考，兼才虽序其书，而实未究其义。教官于秀才为最近，然官于斯者，多谓邵武无人，彼自不知耳。伏惟执事留意人材，敢以为献。北上起程，定于二十八日。此次再调台阳，当远离宇下；科名既难预卜，宦迹又未可知。私衷眷恋，不尽所言。

○上汪瑟菴先生书

兼才去腊归自海外，幸免风涛，且脱贼穴；抵家后喘息方定，又事遄征。以二月望后抵都，场事甫毕，欣闻天子叨恩，命晋阶阁学。属在及门，咸深庆幸。

伏惟夫子以道德文章为天下重，自掌成均及观学皖江，士望翕然。忆甲子之冬，夫子自皖江还京，明春兼才谒于邸寓，视常时鬓发加苍，则皆校士劳心所致。今在西江，恩遇日隆，勉思报称，惟在得人，自必因此益矢臣衷。窃谓文章一道，关乎心术、通乎情理。学使以文章取人，在得其心术之端与情性之正，然非其人不能为，亦并不能知；况欲求之风檐、索之暗中！此得士所以难，而天下咸倾心俯首于夫子也。

古官尊者其事简，卑者其职烦。今学使尊，其任专且劳；教官卑，职独逸。又斋分为二，其所优崇体恤者至矣。充其量，非大贤以上不能为循其分，即中材亦足以自见。乃或托语寒酸、甘心菲薄，千态万状，流为笑资。固由性成，然所关已细。夫责其大而不责其细，学使之行也；务其大而不务其细，教官之行也。兼才窃以此自励，幸不至汨没。比来相知僚友，幸得谢君金銮。谢君官嘉义教谕，去岁详修台邑志，当道檄延主纂；既竣，复着蛤仔难纪略一卷。蛤仔难者，台湾东北地，初为生番社，今皆漳、泉人住居。辟地既广，虑并于海贼，愿内属，当事未以闻。以势论之，郡城地近极南，蛤仔难处极北，上可及下、下不能顾上。蛤仔难即可弃，为郡城计，不可弃也。以理论之，垦田数万、聚众数千，地为化外之地、人为向化之人。化外之地可弃，向化之人不可弃也。况其地易为巨盗占据，未雨绸缪，斯为要着。兼才欲叙述存之，虑学识浅陋，不足取重。谨呈监并乞序言！他日其地新属，是书得行，夫子鸿裁，于海外有光矣。前月呈准留京，日来重订杂作，于举业未能加意揣摩；初秋气爽，当急治之。

○上汪瑟菴先生

月前接诵手书，备荷训诲殷殷，兼才既勉且愧。烈心营道，非末学所敢言。第以居大贤门下，与闻至教，颇知自爱耳。知县一官，缺有繁简、地有难易，钱穀、刑名均关政要；能者出以庇民，不能者恐不足庇己。兼才自问，实无以自信。若修举废坠、作兴学校，一、二应为之事，教职官闲任久，绅士敢于

出头，虽中材之人，皆得计年终事，无恶于人。又其职居官民之间，耳目最近，民情易知，事关案牍，是非不昧，即可为名教倚托。官无大小，视乎人为，兼才常以此自励。入闱一役，又未有了期。是以藉此辞去。

蛤仔难纪略，前谢君以论证一门未合时议，故未见寄；兹得稿抄呈。此地收抚，事关本省大吏。此外即有人奏闻，而该管督抚奉旨查覆，倘复小心畏事，未获俯顺民情，仍属无益。札中所示，仰见关心海外，一视同仁。由中之言，谏猷及远；虽未举行，东瀛之人，已阴受其福矣。兼才已循例留都，秋来颇事摩揣。若欲勉步时趋，纂缀秘书、摭拾僻语，非素所习；良有未能。因远绦帷，近课无从请正，曷胜翘企。

○上瑟菴先生书

九月九日，同门谢兄恩焜回自江西袁州。谢兄追随使署有年，于夫子作养人材、振兴文教诸大政，言之尤详。斯文宗主，于是乎在。兼才久离绦帷，屡孤期望。惟念中年得力师友多在京师，非遇会试，质正无期。计戊午通籍以来，已逾旬年，中间调任，亦经三易。而所历实俸，及今仅满五载，皆为会试一役。迁延岁月，诚以虚冒教人之名，不如躬获受教之实。故虽长途阻愿，虚费俸钱，未尝少悔。明冬又值夫子还京之期，兼才携稿就正，私心益殷。蛤仔难纪略已梓于前台郡守杨公廷理，内备四围，弁以谢博士金銮原序。杨太守未知兼才求序于夫子，而谢博士则深喜是书得因兼才就正，以未得快睹师序为憾。杨太守为全台倚赖，在勤事便民。南北路巡行，仆从数仅盈十一；遇有驱使，千人立致。供应省而呼应灵，为足感众心而寒贼胆。当蛤仔难甫通，民既悲其去；迨漳、泉械斗，民益愿其来。大吏不得已，亟檄太守往弹压。乃以今秋八月，领空衙东渡。计其劳绩，一奏于将军；撤回后，再奏于督抚。而其省费便民诸治行，尚未尽达天听；仅见于百姓之讴思、文人之载笔，其亦公论所不能没也欤！侵本纪略附呈。

○上汪制军论修台湾县志书

兼才前呈各稿，虽未蒙发下，然其审题行文要诀，吴清夫来札屡次备述。祇因赋质钝庸，猝难变化；肤浮驳杂之文，既不敢登讲席，即求稍近醇正亦少惬意。因是稟候久疏，情分缺略；抚衷自问，切实悚惶。

前者兼才奉职台湾，于军事初定，曾申请修台湾邑志，稿成未锓。兼才以会试内渡，携副稿入都，辛敬堂助教、汪瑟菴阁学各有指驳。今其稿交原总纂谢教谕金銮，其正稿经前台令薛志亮呈方制军，即命刊行；以刊费无出而止。

窃惟此志之修，距旧志约五十余年；中加林逆一案事实纪载，关系最钜。至祠祀一门，名实多乖。兼才详修文庙时，俱申请订正，载入新志。而谢教谕自开局至成书，阅月仅十，殚心竭力，不惮烦劳。年来因有指驳，复屡加修订

。台人好义，乐捐于始，断无不乐成于终。特无官总其事，遂至散涣不前。后任郡县，以其事向未申详，竟视为可已。今隔久愈难，后来台人若鸠金私雕，暗中改窜，以伪乱真，致是非倒置、公道无存，又兼才与谢教谕所大惧也。兼才自为教官以来，学行无可对人；惟学中修举废坠，虽费繁役重，卒能使阖属共谅愚诚，以底于成。今邑志一役，至逾七载未有成书，皆兼才贪恋虚名，以会试遽离台地所致，虽悔曷追！幸托门墙，得以沥陈颠末。秋间送闱，拟将志稿恭呈钧览。倘蒙赐序命刊，飞檄海东，台地郡县官及学官俱可督率绅士，势必如风响应，数百金刊费不难立致。如当酌加修饰，有吴清夫在；与谢教谕悉心商订，亦必更臻完备。事会之善，莫如此时。用敢摅诚上达，伏乞慈监。

○上莫宝斋师

老夫子笃志儒书，表章先哲，复以其书公诸及门；两次承赐，皆裨益身心。李二曲书向未见，刘戡山人谱亦今始得读。兼才前得闽县孟瓶菴师所辑焚香录各种，与人谱及儒门语要等互有详略。惟吕新吾呻吟语，诸家所录尚少。兼才从事已晚，其得力皆自师友。老子书文义未易遽晓，可以寡过处。宗旨似与易近，但爻义以时位而异；老子则胶于一。昔吕文懿公不按醉者逾年；闻其犯罪，悔曰：吾存心于原，不谓养成其恶。文懿非为学老子者言，而此言实足以括其弊。

窃谓圣人之道，可穷可达、可常可变。老子之书，以之治人，非极盛之世不可；以之治己，又似宜于极乱之世。易用晦而明系之，明夷而蛊，则当有事。至五阳用事之夬，而上六则以无号，取凶默以养祸，其戒昭然。故惟知时乃可以读老子之书。吕新吾谓明道受用处，阴得之佛、老，其作用自是。吾儒明道之时，不得谓乱世，亦不得谓之治世，皆时宜为而事可以为；使作用仅得之佛、老，不足为明道明矣。后人于老子，言其清净无为，则佛、老同称；言其放弃礼法，则老、庄并列；皆与儒门殊旨。惟明道善用之。今观合刊倪君书，先老子参注，继列儒门语要等，明示人以居敬穷理为归宿；使读老子书者，得善其用而一其趋，而锐进好胜之徒，亦得以息其机智，真有关于世道人心。兼才惟有服膺而已。

长洲彭公虬降诸书，乃藉神道劝诱愚蒙。愚蒙未尝学问，心专易入；士虽知义理，易流于伪。然善学者藉是收敛邪心、检勘善念，益复不少。至戒杀放生，惟出家无父母宗庙者行之，吾儒则有「远庖厨无故不杀」七字可守；持斋诵经，亦惟空门无妻小家室者为之，吾儒则有「敬鬼神而远」一语可守。神聪明正直，而壹不可渎、亦非可欺；即问及卜筮，兼才亦以为惟至诚者然后可与神明交也。圣贤言安命，便有尽人事工夫；言俟时，皆有修德积诚本领。无是

而仅言安时命，在科场即能安分守己，亦非士品所难。兼才于科场事，未得不敢以时命自诿，既失不敢援时命自解。回思鳌峰同学旧友，及今尚多困诸生中，自问所遭已属过幸。是以虽历磨折，忿恚俱平。今科会试，实为再调台湾，冀侥幸得免是役。不意又有仲氏手足之痛，清夜自思，徒滋疚悔。谨粗叙上陈，其是否尚容面质。

●俞瘳集卷三

与退谷

寄退谷

复退谷

复退谷

复黄力夫

与王空同（錫龄）

寄家朗山、云舫兄弟

○与退谷

台邑志稿，前年薛司马札来，谓开雕姑苏，经吴中旧友参订；司马死，其稿本梓否未详。阁下精力苦心具见是书，今尚付之不可知，兼才惧焉。世儒泥于重道德之语，辄鄙视兴复营建诸举；不知圣人只在诚伪上论，苟涉于伪，即自以为道德，亦属空物，何论事功？若既所志无他，肯以其心为百姓用矣；即一手一足之烈、一土一木之功，安在非治理所关。故台志一役，兼才以为海外事功在此矣。载道之书，莫备于夫子。然赞修删订，皆与弟子反鲁后事，其初固未遑及。周公多材多艺，而所着周礼竟为未成之书。非周公不能成也。观公之告君奭，则公之功固有重于周礼之作者，孟子所谓知当务之为急也。以周、孔二大圣人观之，固先汲汲于仁覆天下，而后以其书教万世也。

台湾当兵燹之余，孤悬海外，绥辑安抚之计，足以重当路忧而不可旦夕宽，诚有十倍于台志者。然阁下与兼才之官，固学官也，其责任不足以系海外之安危，而实有关于邑乘之兴废。孔子作春秋，谓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志之修，亦犹是也；固关治理之大，而为阁下见诸行事之书也。弟以未梓之故，竟无一人任其责而续其成，亦可慨也矣！别久离绪满怀，感念旧事，聊复及之；幸有以教我。

○寄退谷

前奉教千余言，令儿辈钞存；再四披阅，悔兼才之失，愈服先生读书之有所得。奉答云云，聊写心事，究少着己之谈，负大教多矣。惠示大着四篇，发前人所未发，读之足以正人心而挽颓俗；尽令儿子钞回，以示敝族中之有志正学者，并钞寄伊墨卿、吴清夫二人。建宁令包礼堂明府亦饫读之。礼堂令建宁

，守己爱民，官声甚好；但多恩少威，顽犷之徒，不知畏耳。墨卿三月入都，道经建宁，极折服大作，恨未识面。此回再出山，自任甚力，他日建树当有可观。兼才旧交如伊墨卿、陈恭甫，十许年来学识大胜于前，兼才甚畏之；自惟譊陋，以交好得不见弃于数公。旧秋欲补辑礼经，盖即前手纂未完，如内则、玉藻等篇，依旧例恭录御案，并节存各经考证；谓可循是以及周官，不意以有他役，即礼记未能讫功，可愧可惧。近见香山全集，有和我年三首，尤展成盖取香山首句「我年五十七」命题耳。阁下赐和二首，俱香山、展成所未言。兼才一作，经墨卿删润，姑存以俟订。郭景江州牧之亡，事出不测；有遗爱在民，转增人思。景江，兼才素未见，双梧太守则在台湾素习。夫能守约者，无真贫；能守拙者，无终败。双梧自为观察，涉历军台，非不能守挫；况今在台湾。所谓挫者，第滞留不得卸担内渡，非有大冤抑也。其疽发于背，度为两公子早达夭折，一卒于家、一卒于都，桑榆晚景，舐犊伤怀，或以此疾作不起耳。来书哀二公之死，因不能释然于为好官，实则自有大数。二公正落得为好官而死，不然何足挂先生齿牙哉！前复书又及，故复论之。

○复退谷

兼才复月之二十又六日得手示，回环杂诵，敬悉一切。自来牵挂，顿释于怀；不谓吾两人官况既同，而渡海形迹亦复相似。兼才既为阁下庆，情事追思，复还以自庆也。张抚军虚怀善访，以兼才之钝拙，尚殷殷恳恳；况阁下高才远识，言皆切中，其倾心属意，更不待言。杨太守撤回内地，闻系制军附片入告。同官掣肘，吾辈尚然；宜抚军仅付之感喟，莫可如何也。兼才已选邵武之建宁学缺，愧为科名所累，复呈准留都。细审来书，早已洞见症结，姑反其词，作吉祥语耳。志稿前五本已缴敝师宝斋先生处。艺文二本，只关去取，无事参订。都宪事烦，恐费翻阅，故未及缴；领出时一并寄回。

兼才曩时旧友，今多不在都，新交又契合未深，欲如道由先生之于阁下，已■〈甚少〉不可得。尊作蛤仔栏纪略一本，具见深心。杨守贤劳，兹为不负。就兼才所知，非汪瑟菴阁学、辛筠谷都谏不能监是书。之二人者，淹通史事，偶有议论，能执己见，证合古今。是书若览，必有发明，容另写邮寄。惟论证一门，未奉大教为缺憾耳。旧呈拙作三种，万勿示人，暇日望为订正。令弟先生去冬未及一叙，仅属敝徒黄子跃三通信。临行拟顺途踵候，竟不可得；今尚介怀。南北悬隔，良晤难期；望风遥企，不尽所云。

姚石甫曰：六亭、退谷，皆以穷教官而惓惓于杨双梧及郭景江二守牧之贤不置；至千里贻书，念其去留生死。噫！二君可谓缙衣之好者矣。而在上者，顾不能不牵于毁誉，而有掣回之举；虽抚军无如何，岂非娥眉见嫉、今古同慨者哉！读六亭数书，为之泫然。

○复退谷

本日在文起刘兄处，接诵手函，于汪瑟菴阁学不胜惓惓。瑟菴长兼才一岁，与阁下齿相若，少时遭境亦同。皆以孤苦立志，宜所学并臻纯茂。特瑟菴稍理家务，用度不滥；非如阁下不屑烦琐，悉置不问耳。承示志稿，欲大加刊削，而苦于为俗议所牵。诚如尊谕，然今昔时势不同，明以前城郭、坛庙以及沟渠塘堰多治自官，今则不然；而吾闽为甚。衙署、贡院且委之民，街里、桥梁更不必言。台地此项，绰有漳、泉遗风，自非大贤伐善施劳亦所时有。今于各项中，惟择其大者，附见董事姓名；或独力修成，间用特笔，不没人善，于道未悖。余可概删。

近得康对山武功志，其书视朝邑志，体例稍入时，可从其佳处，亦止在扫除俗见。然细按官师人物传，取裁由己，褒贬并见；似对山私修之作，非官修也。朝邑志虽属官修，然其时主者仅一相知县令耳。兼才所厌于志书者，小小邑志，督、抚列于前，藩、臬、道、府列于后；始事则申详，既成则呈阅：种种掣肘，恶套可憎。孔子作春秋，虽谦言窃取；其笔削之专，游夏莫赞。若以今制行之，请于鲁公、命自周天子、三家为总裁、游夏为分纂，虽圣人亦不能行其志矣。朝邑志序以康对山，武功志序以吕经野、何大复，必以本辖上宪冠序首。前明时尚然，今亦不能尽捐也。艺文一门，序记多因事存文，而文繁冗可删节者，似宜节存。诗无关之作及有关未佳者，望悉汰去。拙作万勿存！志目「香火」二字，前疑其从俗称，今始知其本于史。近时评武功志者，以此书为作志极轨，恐未必然。鄙意谓武功志节目详，朝邑志格局大。朝邑志，阁下谓其太简矣；而武功志人物之传后稷等、列女之传太姜等，不伤于赘乎？评者引对山言而称其钜识，岂非因人之见。若使当时裁去不载，正不知又当作何论矣！兹遣儿子钞呈，以■〈酉守〉朝邑志之贻。忆昔台志方修而得朝邑志，及今再订而得武功志，有美必合，事会所值，夫岂偶然！编中讹字俱检校，圈点从原本，并节录评语。地里建置，原载诗碑文，俱未录。迫促钞寄，院试后当全数钞存，秋间在省，两部可互阅也。此复。

○复黄力夫

承示何穆岩（曰诰）、李古山（祥賡）二君品学为庠中领袖，弟等职守，惟有举优，得以自尽。李君古山，前此固尝登荐牒矣，而逊谢不前；又屡请其所着学易慎疑，谦不欲居，然实彼此相爱敬。穆岩何君，皆称其善古文，如足下所云，而鲜及其为人。其落落自好，已可概见。夫所贵乎士者，为其明义理、谙时务，适于用耳。晓畅书旨、安分教授乡里者次之。作事不衷于理，挟所学以骄人者，斯士之下矣。贵地士人，志向卓绝；近时所趋，稍炫新奇而略实行。如葬亲不哭，忌日不知，恬不为怪。偶有割股及守寮卧柩旁之孝，则嘖

嘖艳称。不知割股疗病，事出一时，孝征平日格天之诚，非可虚慕。事亲常道，在日用饮食。文武大孝，见于问安；曾子养志，不外酒肉。盖棺之亲，无所资衣食财物，第三年中朝返暮宿，事可为难。孝则吾不知，更恐幽明气隔，生人在旁，转非死者所安。为人子者，宜深思之。

至于持斋忏悔，僧延于家、女会于庙，母役其子、妻烦其夫，此则风始江右，延及邵武；兼才每对众大声疾呼，而毫无悔心。今则诏书切禁，大吏宣扬；惟真正读书人，稍知戒其家。故兼才尝谓：吾闽下游大小姓分党械斗，有形之害，孟子所谓洪水猛兽也；上游男妇老幼诵经烧香，无形之害，孟子所谓杨、墨邪说也。洪水猛兽有时而平，杨、墨邪说愈流愈甚，其害将有不忍言者矣。兼才实无德以胜，不能不有赖于穆岩、古山二君。盖古有匹夫为善，化及乡人者矣。望为我致之！足下离乡久，来书有意于风俗人心，亦桑梓敬恭之义。故粗述城乡梗概，并陈鄙见，惟有识者监之。

姚石甫曰：真有功名教之书。以此教士，可谓尽职之大者矣。有贤县尹相辅以行其教化，礼乐其有兴乎！余治台邑将期年，而后六亭至。如正文风、端士习、惩淫祀、申大义，诸生虽尝娓娓听之，甚苦于无助。迨六亭至台，而余未几去任矣。回忆期年之中，殊多心事未了，遗憾方长；每见六亭，为之增愧。

○与王空同（錫龄）

近修台邑志，兼才请于上宪，得延谢退谷来郡主稿。退谷集中秦屿四君咏，其一即先生。兼才与先生交逾十年，空同之号，至今始识。以此观之，兼才乌足知先生也。退谷天文之学，谓出自先生。既以分野列入地志一门，其说又与前异，亟欲是正先生。兼才为钞稿缄寄笔正后，望速回示。春来海外安静，俸满拟内渡，仍赴公车；阅选单，已注江西长宁县缺。年杪入都，当谋改教职。兼才非故避烦就简，良以职分所属，要在得尽。教职闲曹，非上司所督责，且久于其位，事可量材；但能振兴文事、修举学宫，廉静寡欲、好学能文，已足誉满胶庠，名闻当道。知县则不然。交代逼于前，仓库累于后，案牒足以劳神，奔走每至旷职；而又外资胥吏、内倚宾朋，小而辄聪蔽明，大且擅权自用。至于亲眷往来，寅僚酬应，所关已小，而俱足以困令。兼才所见、所闻，非无好知县，有志兴除，而当去官之日，所谋议都无一事了局，欲如兼才安溪、台湾之所为有不可得者。非真才不相若，有所牵于前而掣于后也。然则兼才之不当为县令，亦已明矣。若夫为他人作鹰犬、与儿孙作马牛，少承家训、长得师友之力，颇知自励，患不在此。来书过荷奖藉，不揣谬戾，枵触言之，望知我者之教我。

○寄家朗山、云舫兄弟

兼才去夏在都，送云舫四兄登车，有书候朗山二兄。旋出都，由建宁旧任取行李。八月初抵省，领渡台照；归至仙游，得大行皇帝龙驭宾天之信，仓皇抵里，寝食不安。阅月后，念敝族谱修于明万历，今当继其事，乃设局命各房分辑。稍就绪，乃往安溪，并抵卓村官寿相处。

先是，兼才以会试十一上无功。恐孤死友之望，至姑苏时，乞地于泉州馆主黄公鲁溪，寄葬苏星山、陈公两枢。是秋，郭霭士入都；至苏州知其事，与其弟各以五十金运星山枢到家，而陈枢仍孤寄义莹。因往安溪之便，夜宿小姑乡陈家；其父知其子已葬，于心转宽，想后日以枯骨归而已。

腊之望日，抵台县学新任，三、四月以来，惟续订台邑志与详办昭忠祠两事，日劳于役。秋冬之间，若得选教授内渡，当与四兄再把臂春明；否则，惟有待俸满而已。二兄器量为吾属第一人，作县以后，颇疑寂寂然。前系权令，今则百里专属，民望有归。财气官星，非由自主；仁声义闻，视素所为，共相勉励。得养成令名者，莫如官亲；昔在都与四兄谈之详矣。一则抚字心苦、一则赞助功高，相与有成，出于读书。兄弟何乐如之！

兼才通籍二十余年，窃见好钱者未必以钱终、好名者未必以名显；惟有一片苦心、满腔义气，凡事系伦常、功在保障，可以为民请命、与众迓麻者，毅然为之。初若涉险，后自波平；举国既谅其无他，后人益思其遗爱。吕新吾云：平日读书，惟有做官是展布时。又云：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止见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迁，不获竟其施为。此是确实心肠。兼才最服膺斯语。吾属素称能宦之家，今父子多以言语相夷，隔绝海外，纵欲败度，在台之同乡各为之酸鼻，观此愈用慨然。离居已久，得便下笔，便自枵触不休。交深言浅，非兼才所能，惟二位大兄谅之。

●杂着卷二

续修台湾县志列传

家谱拟传

伯父斗山先生家传

三兄澹轩家传

○续修台湾县志列传

陈元恕，字敬菴，延之永安人。乾隆壬午，檄调邑司训。至则严考课、勤讲肄，以意气励诸生，士多感之。于是，职员杨志申再捐租以裕学费，元恕愈加意振作。定章程，饭食、奖赏悉准海东、崇文两书院，而于祠庙香灯、朔望洒扫、岁时久远之修葺，并勒成规刊为籍以贻于后云。

杨志申，字燕夫。籍彰化，居家于郡城之东安坊。父早卒，事母曲尽其欢，善视诸弟。睦族、恤邻、赈贫、舍棺、修庙宇、治桥梁，凡诸义举，靡不力

。初，邑学租岁入不敷于用，志申首捐彰邑田岁入穀一百六十六石以助课费。又念文庙油灯诸费无所出，言诸司训陈元恕，愿续捐。未几，病且笃，亟召其子至，命割凤邑田计岁入一百九十六石（今历任交代册作一百九十石），充台学。曰：吾自践前言，非为汝等求福应也；但读书无负吾志。其子跪听命，目遂瞑。卒之日，司训为记其事。乃循众议，详请存主学祠；今祀忠义孝悌祠。

薛邦杨，字垂青；凝南坊人，郡廩生。乾隆五十一年林逆困郡城，邦杨所募义民日久食尽，典房屋计千金以济。尝率义民从游击蔡攀龙军札桶盘栈，身经数十战。五十二年五月三日，贼大至，官军、义民并力御之；邦杨冲入贼阵杀贼，为乱炮所击，坠马死。其妻兄率邦杨所部夺某尸归，时年二十有八。妻陈氏，遗腹生男，孀焉。嘉庆十二年，请祀邦杨忠义孝悌祠。

许鸿，镇北坊人。家贫，制灯笼为活。以武力，补郡学生。林逆之乱，鸿出率义勇，遇战必先。寻随总兵官柴大纪御贼于三坎店；贼至，鸿前杀贼，太守杨廷理见鸿旗陷，督众破垒救之，而鸿已戕于贼，检其尸归。鸿死，年三十四，未有妻。嘉庆十二年，请祀忠义孝悌祠。

吴国美，字尔玉；东安坊人，原籍晋江。少援例入太学，及长来台，遂家焉。生计仅能自持，而爱惜字迹，不惮心力，随所检拾，卷者舒之、污者净之，晒以洁地，送诸长流。惟日孜孜，以是终其身。中年以后，尤好施与。每朔望晨兴，袖钱二百，坐街头，予乞人有残缺废疾者；钱尽则急归，愧续至者无以应，不忍见其状也。邻里有贫不能殓者来告，以三百钱并楮镪往，必亲拜之而后安；或助以衫裤，无有孤其意者。年八十二，无疾终，殓具无钜细皆自备。尝择废塚为身后地，卒奉遗命葬之。人称为吉壤。己酉选拔、今候补郎中吴春贵为其孙。

陈思敬，字泰初。父鹏南，本邑岁贡生，终连江司训。思敬生于郡城镇北坊，及长归祖籍，补同安学弟子员。乾隆癸酉科，列名副举人。思敬承父志，乐善好施；尤敦内行，事继母杨氏孝谨。自念虽籍于同，而台湾为先世起家之地，田园庐墓咸在，以是频岁往来凤邑。产业为思敬手创者，又悉与诸弟侄共之；其周待至亲，不以海外异也。一日，在凤山庄闻邻舍读书声，诘之知其为粤人也，喜甚。翌日，以油米助其家。粤故少儒童，至是虽极贫亦思就傅，皆思敬有以感之也。素知医，所至辄开药肆，手自采制以疗人。于是，远近皆知思敬，贫病之家咸藉以救活。有乞殓具者，衫裤、棺柩一无所憾；犹虑仓卒无以应，命匠选材为棺以备济人。佃户积欠累累，思敬每内渡，必召使来，出所立券，付诸火；或难之，曰：『吾子孙衣食有无不关此，留此徒滋烦扰累穷人耳』。其修省垣贡院、置祖籍义莹、设社学、修族谱诸义举，俱互见于建宁朱梅崖、晋安孟瓶所撰传。所着有鹤山遗集，安溪官石溪为之序。以子鸣

佩仕，赠修职佐郎。

李凌霄，字尔冲，西定坊人。少入塾馆，以贫辍业。有同塾友某，方补学官，弟子见凌霄不为礼；凌霄奋然曰：『吾第贫耳，是岂足为我傲哉』！乃负篋入揖前受业师郭玉■〈王睿〉曰：『弟子贫，无以为礼；愿服役，仍从先生学』。玉■〈王睿〉壮其志，许之。时年已十九。家弗能具床席，每夜读神倦，假寐几上，醒复读。比府试，郡守蒋元枢奇其才，拔置第一；旋补弟子员。方受业玉■〈王睿〉时，与其子泰善。泰以辛卯乡试遭风，舟失于澄海之甲子所，时凌霄尚在穷苦中。己亥，始得与乡试，距郭泰失舟事，殆近十年。而凌霄痛其友之埋骨荒野也，揭晓后，计程约费，历水陆至泰葬处；既拜且哭，囊其骨而归。观者恻然；比问，惊愕。于是，沿海之人啧啧然称郭泰有友。泰子青峰，先凌霄入学；其家痛泰之亡，令勿赴乡试。至是得泰骨，乃坐凌霄于上，青峰率家人拜焉，凌霄走弗受。生平以志气自许。诗文之外，喜博涉艺事，虽拳棒歌曲，每夜服习必遍，方据榻披吟。以此忍饥寒，几劳惫。庚子闱前，有客述鼓山之胜；翌早，遽挈伴至。至则必穷涉其境，若不复知试事者。比入闱，呕血数斗，勉而终事归。未几卒，年二十有九。妻林氏，相继死，无子。

陈凤，字于山；西定坊人，原籍惠安。弱冠来台，素有胆略。台郡屡患寇警，陈凤以捕匪出力，得委任。比蔡逆交通陆贼、起事沪尾，乃募购获凤辈者予千金。嘉属北埔、萧壠诸庄俱摇动，官以凤熟悉其处，檄使援。凤至木栅遇贼，督义勇力战；贼众大集，凤被杀。事闻，照把总例赐恤。凤卒年四十有六。嘉庆十一年，附祀郡城昭忠祠。

○家谱拟传

曾祖讳异，字展和。高祖翼文公，子十人，公居长。补弟子员甫一年而歿。平居宽衣博带，有儒者风。读书泛览博涉，过目成诵。社草试艺，每出，卓冠一时。其稿今无一存者。所存有手校韵书一册，则其少时笔也；清劲端方，可因是想见其文云，公之歿，主政陈遯斋先生哭以文；谓君家积累忠厚，君恂恂孝友，不宜夭，疑造物颠倒。遯斋先生，公外舅也，宜其言之痛苦是。今去公之歿百二十有余年矣，而皆以吾祖象贤继起归本于公，与吾高祖、太高祖之享大年而裕远谋者后先媲美焉，则惟公孝友有以基之也。孰谓忠厚之报，天不可凭哉？

祖讳惠琇，字星望。曾祖惟生公一人，甫三岁而孤；年十七，曾祖母陈氏继歿。体素弱，高祖翼文公置药炉静室令养。公卧起无事，辄翻书熟绎文义。以病，迟就试。比试，书旨贯通，府县试及入学皆第一。于是弥潜心向学，所读书手自评释，于周易及大学、中庸尤多心得。邑图南书院向限于膏火，肄业

者鲜负笈至。公膺岁荐后，掌其教，新城鲁公鼎梅来知县事，尤以学行相推重。前后凡十有六年，士皆裹粮来学。公惟以治经成就人材，详立条规约束之。初病拘苦，久以得所遵循，愈饜饒而不能去；从游之盛，为邑从来所未睹。初，高祖翼文公既迁隆斗新居，曾祖母以遭曾祖丧，心不安新居，复挈公回旧居。自是，公终母丧后，仍居旧居，以承先志。有事远出，归必先诣新居问高祖安，而后敢就家。盖高祖享年多，公以获事其祖为幸，而愈以不及养其亲为痛。既毕葬，月数省亲坟；又虑崩陷于雨，亲携器以备。忌日及墓祭，馆虽远必躬亲。家之人卜将归，豫洁厅宇、正几席；谆戒子弟无游戏，以循公家法。公入，礼如出时，必肃揖祖父前；越日将事，尤恪恭，盖无往非孝思也。先号湛瞻、晚改■〈徙，卩代彳〉瞻，以见志。年七十三，授龙岩州训导。州士方相庆得师，八阅月终于任，为乾隆戊寅年十一月之十一日；阖庠议私谥文静。所著有学庸袖珍及耻书。子六人。生平行无越规、言不苟发，谨动作、慎威仪，遇事镇重老成；在县邑智愚贤否贡其忱，处里党老幼少长服其教。丧既归，书院旧弟子熟服公教不能忘也，于崇文社朱文公祭日，佾议以公从祀。崇文社者，公在书院时率弟子崇奉朱文公作也。其言曰：仰其诚一之衷，效其沈潜之学。读公序，可以知所宗矣。今从祀礼如初，盖历久不替云。

伯父讳秉钧，字维周，号斗山；陟瞻公长子。年十七，补邑弟子员。邑故隶泉州，学额十二；雍正末年改隶永春，部牒下，额八名。众莫测其故，求令详复。令为黄，名南春。先是，大宪奉部议，析延平之大田，度永春、德化二县形势扼要足资弹压者，陞为州。令数抑绅士议不为上，众已不悦；令至是复不允众请。值邑试，众约试前一日诣县堂再求令。令乘怒出，叱众退。有狂生陈宇毁试卓，面辱令。令愈怒，挥健卒阖县大门，收宇等多人，系于狱。文武士大譁，欲罢试，以角令，而令已先以纠众罢考通报矣。陈宇者，予祖陟瞻公中表也。予祖不主罢试之议，众疑其私。于是，伯父出告于众曰：『两怒无不成之祸。吾为复额来，奈何以罢考获罪』。众意悟，急赴县，听改期就试。未几，抚军卢公焯檄令至省，以赴考非阻考，面斥令。令归，出前所系。是岁为乾隆初元，有恩诏加学额。学使周公学健方试永春，闻予邑事，乃先试泉州。以德化故中学，例加三名密咨部；部得咨，自行检举，额得复，于众未伤：皆伯父劝就试力也。

登乾隆庚午乡试五经榜；其学悉本庭训，以治经为要。会试，落第归。陟瞻公在图南书院，质证疑难，反覆辨问，犹如少时。或有故致怒，则必率诸弟跪，非命起不敢起。一日在塾馆，闻陟瞻公归途失足坠井遇救起，亟奔省，长跪抱膝泣，公数慰谕。终以远离非孝，作诗痛自责。戊寅，扶陟瞻公之丧归。自龙岩学任后八年，主讲图南书院。伯父以随侍先人地，陞降坐立，心怀不安

；或叙述往事，尤多触绪生感。辛卯，游台阳，以甲午归家。居四载，完先人志事、敦手足余欢，而兼才兄弟亦由此得饫闻先训，不至废弃无成。戊戌会闱后，念已七上公车，乃留都，需次选授河南布政司库大使。初之任，值河决，动帑兴大役；解运支放，靡不躬亲。其时，续奉谕旨督理为大学士忠勇公阿桂，省中大吏俱移驻工场、藩库派官协守；伯父昼司夜宿，累月积年，敬慎如一日。庚子以疾归，未逾月终。年六十九。子三。所著有坐言内外编。嘉庆辛酉，万载辛侍御据兼才撰稿为之传。侍御名从益，兼才戊午乡试座师也。

先赠公讳秉铨，字维金；陟瞻公次子。就傅数年，以家务不得终业；而性特耽书，通医理及堪舆家言。数值乡多故，内衅既消，外侮又作，迨酿成巨案，众虑不测；卒赖主持，罔有叛心。其时族议多齟齬，惟陞敬叔祖筹画相资，乡有不平事，悉相与平之。有颜氏族者处溪北，忽以细故与吾族恶少不相能，各分党持挺出，乡之父老莫获止也。先赠公闻报驰至，众已合；急挺身立其中，两手挥众退，乃散去。叔祖等韪是举，谓韩魏公成事在胆，此盖兼质之于素行矣。甲戌，腾光山居落成，与伯父等奉吾祖、祖母居焉。此地迳路峭拔、林壑幽秀，吾祖爱之，与伯父皆有题咏。先时择基，虑阻于他族，徙居几十年；后从陞敬叔祖处得隐莘公笔记，乃知其先盖尝修治，实吾家故物也。初，先赠公为吾祖卜葬地于茅岐社之尖山湖后，以众见难合，遂归。厝吾前母徐氏，又自营兆域于银鑛坑。皆详记山形墓向，豫断吉凶，付子孙世守。生平于近代祖父行事，最心慕隐莘公，窃以之自比。故于族中修举废坠、阻抑凶邪、息难解纷、立孤存祀，俱足以绍继前美而垂休于后。晚应乡宾之举，而心实不欲，命勿以书衔。丁酉，年六十二终。生兼才兄弟五人。歿之日，无论亲疏，皆悲伤如失所托，有言之坠泪者。陞敬叔祖以先时议族事聚会于厚宏街之寓室，自是十余年竟绝足不忍复过其地云。嘉庆四年，兼才官福州闽清教谕，■〈贝也〉赠八品修职郎。前国子肄业生、今授仙游训导上杭薛名孚让采，斗山伯父所作传为之传。

三叔父讳秉钺，字维原；乡饮宾。初，祖母连氏归吾祖陟瞻公，尝语同伴曰：吾不愿多男，得三者，分业士、农、商足矣。及连氏祖母歿，伯父等三人皆幼少，后各执其业成家，竟如祖母之言云。叔辍儒业最早，及长乃业农。然遇事了了，事无大小，悉就谘听断决焉。自以生长儒门，愿得读书子孙。生从兄紈一人，命从师远学；虽极寒暑，馆中供具必亲自送。紈年二十三，学儒无成，始令就农。叔中年多所创置，交易契券，每听紈读，辄晓大意；有所可否，即授意命改。紈虽识字，其悟未及也。乾隆乙未五月，营葬陟瞻公及继祖母王氏甫毕事，病发；八月，吾父六十寿，扶病起祝，相对惨然。比疾革，吾父抚之哭曰：『汝何夭』？叔口不能言，以两手据胸，徐伸十指，五屈而五伸之

，最后屈左手五指而伸其右；父悟，慰之曰：『今寿五十有五，五十不称夭耶』！叔注目视，颐角微笑。少顷遂暝。

四叔父名元继。祖母王氏亦生三子，叔居首。少从陟瞻公学，督之严。年十九，未娶；病，一夜暴卒。公哀其病而其死又非以病也，为文哭之。后以六叔父次子绾为之嗣。

五叔父讳秉銚，字维臣。先就学，以多病，令习岐、黄术。四叔父歿，乃弃医复学；自是弥加刻厉。吾家应试改习易经，始陟瞻公，伯父起而继之。会功令直省乡试增设五经房，乾隆庚午，伯父首以五经中式，其学愈盛。叔虽悔学迟，犹不失家学。乙未，年四十八，始籍于庠。吾族自前明以来，登科及入学簪挂回者，例以鼓乐途迎，导谒大小宗祠。叔勉循旧俗，以次行礼；次至家，谒吾祖。时叔仅上有三兄，伯父年六十有三、吾父亦年踰六旬、三叔父五十有五，当具词启告，则皆皤然白发跪于前，忽旧事感触，相顾黯然。叔兼痛其长子統新亡，悲伤几不能成礼。先是，甲午之夏，家值多病，医少济，数扶乩问药。叔久困童试，至是思更名；默以叩乩，名之曰銚。叔以其字不见经，而所祈多验；值县试以乩名应试，试果利。省闈仍十上，不得志。性严厉，子侄稍乖于法，即遭督责；从学弟子，虽隔十数年，见犹惮之。嘉庆戊午，兼才以选闽清学任，自都回，获侍杖履，几一月。又二年，兼才再遇覃恩，■（贝也）赠修职郎。寿七十有六，子三人。

六叔父讳鉄，字维深。少聪颖，陟瞻公痛四叔父夭歿，亦不复如前之严督，读书随其兴趣，所到不以坐立拘，而领悟记忆乃远出诸人。前时，吾族以经学相高；而成熟在胸，众说条贯，惟斗山伯父与叔推为最。迨籍诸生，陟瞻公已即世；丙戌，又遭继祖母丧。庚寅，恩科乡试，以额溢得而复失。越两月，病骤发，临诀连呼兄弟数声而绝。三子，二少、一在抱，不能顾也。年三十有五。喜稗官野史，教授生徒，暇辄霁色纵谈，听者忘倦。及督课讲授，则词色不稍假。故从者乐其宽，尤惮其严。久馆儒山之淇园，忽讣至，弟子悉奔赴环哭。有言其秋试前晨起，于寝所得大蟹，莫测其所自；至纳诸怨，越夜脱去。邑俗闾前钱乡试生，必市蟹；介物也，音同解，义取此。闻其房师之荐，初拟选首，其果先兆耶！记己丑兼才年十二，从五叔父学于家塾；叔适归自儒山之馆，问读何书？兼才翻案头所读书付叔看，每翻一本，辄问紵读否？叔俱笑答之。紵后名南丰，戊寅同岁生，少兼才六月，又同岁游庠；时随叔父学。回首儿时旧事，宛如隔世；而叔之丰颐阔额、举止轩昂，今尚能仿佛其平生云。斗山伯父先为之传。

○伯父斗山先生家传

先生讳秉钧，字维周，斗山其号。先大父陟瞻府君生先考及诸父六人，而

先生居长。自幼承庭训甚严，年十七补德化县弟子员。德化故隶泉郡，学额八名，雍正初增四名；乾隆元年改隶永春州，部牒下，沿初额止八名。邑文武士大骇，言于令，求详复。令不可。值邑试，众咸集，扬言非详复不愿试，势迫令。令忿，密遣健卒缚取多人系狱。众益与令相持，势汹汹不可下。先生亟言于众曰：『今与令角，所伤必多；事可缓图，毋决裂』！乃劝众就试。众听先生言，悉就试。方令以纠众罢考闻上宪也，意在罗织重罪；未几，令赴省，抚军卢公焯以众赴考非阻考，面斥令。令归，出所系，事释。其年有恩诏，加学额；德化故中学，例加五名。学使者周力堂先生因乘机以德化原额咨部，部自行检举，额得复。阖邑谓先生「就试徐图」之言，今日验矣。

先生自少至壮，皆从先大父学。功令：直省乡试增设五经房；而先大父主图南书院讲席，尤以经学接引后进。庚午，闽闈额五名，吾邑获隽三，先生其一也。戊寅，侍先大父于龙岩州学署。未一年，先大父卒。殡日，有俗忌，众劝当避；先生大恸曰：『乌有子在令他人视含殓乎』？坚不从，乃以丧归。丙戌，遭继祖母王孺人丧。壬辰，应礼部试，复报罢，至是已七上公车，自念试屡蹶，乡里又多故，作海外游者二年。甲午，归自台湾，课似锦、兼才、南丰等于家之塔美堂。南丰，六叔父所生。初，六叔父以癸未岁入学，先大父见背已六年；先生痛不及见也，哭。乙未，五叔父入学，继祖母背且十年；痛双亲不及见，六叔父又以庚寅夭夭也，而又哭。不幸是冬，三叔父弃世。越丁酉，吾父、吾母又相继弃世。先生年已六十有五，惧子若孙废学以坠家声也，悉呼至前曰：『余高祖隐莘公，值明季盗发，保障一乡，活多人。曾祖翼文公，以孝行称于庠。祖展和公，一衿早世，未竟所学。父司训公，生平行谊，邑无间言。予兄弟倚赖先德，稍自成立。今物谢过半，予年且老，勉继前修，非尔曹曷属』！言未已，泪下沾襟；兼才等亦悲不自胜。计二十余年来，予辈过相规、善相勸，谆谆然求为乡里间善人者，皆先生教也。戊戌，选授河南布政司巨盈厅库大使。豫省钱粮是岁逢赦免；己亥，又以河患缓征。先生职在度支，萧然冷署，处之恬然。庚子春，得疯疾辞官。候补某有所窥伺，阴速其事。先生以得归喜甚，不之憾。有言之者，先生曰：彼成吾志耳；速归，幸也。及归，抵家未旬日，病体霍然，命篋輿游山中。

先是，先大父成腾光山居，标八咏；先生家居时拓其地，又得十咏，自谓有山水癖。尝盛夏携书坐树阴下，指最佳处云：我死后当埋骨于此。至时，以次览观，首璞亭、次丹岩、次瀑布，最后梅阁。方据石榻坐，忽不恻，促归；盖即向所指埋骨处也。辛丑正月七日终，距抵家二十有七日。

呜呼！官，寄也；名，虚也。使先生有所希冀，迁就一官，无论先生必不能归，即欲归亦必不能速归若是。夫贪身前薄禄、致仓皇中途，与决然舍去

，得以在家叙亲旧、览故山，安然而逝也，幸、不幸必有能辨之者。孰谓吉凶祸福之数，可以人力争哉？居家以严，儿曹辈未尝少假辞色；有好事者给以先生来，辄不敢动。其教人工于比喻，听者忘倦。谈古今事，必切于身心者，俾之膺服；过旬日，或以事触，必令覆述所谈。以此，受者退多私记其语于册。读书务穷根柢，三礼、三传尤所究心。着有槐青内外编。子三：长纵，乙酉歿。次太学生兼山，甲辰歿。次绕。其长子名佩兰，出嗣纵。先生伤纵学优未

■〈酉守〉，督孙兰无姑息意。乙巳，兰以熟习十三经入学。余孙俱能执其业。己酉，伯母吴孺人年七十有四，自以获见兰成立为幸，遂谢世。甲寅，兰亦歿。又六年己未，兼才在闽清学署，乃得以素所闻与己所及见者，粗述其事以为传。

侄兼才曰：昔裴觐积书万卷，曰：『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范乔三岁，祖馨临终抚其首曰：『恨不见汝成人』！后俱如其所言。天人之道，岂不足信哉！先生存心忠厚，以诗书起家，得孙兰克承其学，已恨不及见成人，而卒夭折无成也，天乎！人乎！然以裴觐之事思之，抑报先生者，又当在子孙也。敢执是说以验天道。

○三兄澹轩家传

嘉庆二十一年（丁丑）之夏，兼才以会试归建宁。逾月，予弟及儿辈至，泣述三兄事；既设位哭，为文以祭之。念予兄弟五人，惟兄长兼才二岁，少同学、长相师友，共寝食，非远出未尝相离。其生平孝友大节，皆兼才所亲见，而身受有不可没者。爰承仲兄命，擦泪为之传。

兄讳似锦，字文苑，澹轩其号。世居德化南乡。自吾高祖而下，皆习儒，籍于庠；祖司训陟瞻公始仕。司训公生先赠公兄弟六人，赠公居二。兄少聪慧，为赠公钟爱。奈嗇于遇，籍诸生后，仅得充廩贡，入太学。嘉庆乙亥，以肄业班选，授延平府将乐学训导；抚军验试，摘文内少疵，咨部停选学习。兄既不得之任，仍就馆泉郡。明年，移于郡之南乡。四月之望，疾作，促归，外孙徐世经从。十八日午刻逝，俗号五汤格其地也。寿六十二。

忆乾隆甲午，兄年十九，适斗山伯父归自东宁，命予兄弟从之学。兄旋得暴疾，月余疽发于背，度不起，尝深夜附仲兄耳，属继嗣事；又虑伤父母心，属勿言。会以医起，复得奇症：旬有二日一周，前九日初寒，次热、次呕，后三日症退；翌日，又发。医者莫能识也。尝于床上得稿，伯父嘉其文，谓不以病废学。疾除，学益力。丁酉，两遭先赠公及刘太孺人丧，与伯、仲二兄竭力营葬事。戊戌，伯父自汴促兼才读书其署；比归，各觅馆糊口。兼才未谙生计，又频年远学，自丁未游鳌峰及己酉选拔入都，兄拮据脯资，无所顾惜，惟以南北远隔为念。甲寅，来京师；时兼才已补八旗教习，复共晨夕。越岁

，闽大饥，下游斗米千钱。兄阅报，忧甚，然终不以家计相闻。在太学两遇临雍盛典，同进诗赋。

嘉庆戊午，兄再试京兆，几捷，以无后场黜。己未，出赴河南学政幕。兼才以初赴礼部试，再至都；其夏，访兄于汴，遂同归。居乡二年，和族众修举废坠。又值兼才调官安溪，以地近，益常视予。未几，调台湾，复隔于重洋。乙丑之冬，海贼蔡牵变作，海上音信阻绝。家人惑于谣言，兄闻益愤，曰：『弟果不归，吾其应募杀贼矣』。丁卯，兄馆同安，得兼才以军功选江西长宁令之信；众贺兄，兄曰：『县令岂吾弟所欲者』！众闻兼才上书辞，乃信然。因是，改选邵武之建宁，有上下游之隔。迺值乡多故，兄又以一官阻愿，兼才惘然远地，抱咎方深，不意复以此加痛也。

初，伯兄歿，兄治丧具如礼。惟自以少多病贻父母忧，厥后变故叠遭，痛亲丧未尽，服制宜加；拟疏自陈，用弥昔憾。其词曰：『窃百行惟孝居先，一本于亲为重。事生固当知爱，送死尤宜尽哀。女安则为，孔圣不以期年为可；欲终不得，孟氏犹取一日之加。是以制定三年，礼垂万古。然或二人相继而逝，正为一生罔极之悲；乃亦仅守常期，无复加读丧礼。呜呼！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生成之德，原莫报于终身。母犹之地、父犹之天，丧服之行，何得并为一次！曩时苟同流俗，仅合算以终亲丧；此日幸列搢绅，愿追加以偿宿憾』云云。兼才近检遗稿，始得之。记云：『先王制礼，而弟敢过』；又云：『先王制礼，过时弗举』。所陈虽非礼意，亦足愧夫忍于夺情短丧者。着有时文稿若干卷。在太学时，多录入成均课士录。杂艺及诗，有所触，亦喜为之。晚岁课徒，勤于改窜，有终篇不留一字者。尝曰：『改作难于自作。予今懒自作，欲藉改作为自作也』。远近从学，垒集斋门；兄亦以此自乐。丙子，不复应乡试。配徐氏，同岁生，今在。子二，曰菱、曰笔。笔，业儒。二孙俱幼。

论曰：学，美事也。迟其官，使进于学，美意也。然今之学者不虑不学，惟惧不得官。当验试时，不学者得藉手，既无以异于学，而自有停选学习之容。且期月与兄相继二人，于是闻而愈惧，虽甚宿学，皆甘为不学者之所为。名为劝学，而实为小人开贿赂之门。盖严于绳文、宽于禁吏，弊必至此。此予兄所不肯为而当事激劝初心未及详计也。虽然，贤者识微而知着，斯果微而难知也哉！

●杂着卷四

龟宅郑氏续修族谱序

时文稿自序

台湾县学署再到堂额跋

柯淳葦诗文集序

续修台湾县志跋

跋黄石斋先生手卷

鹿耳门天后庙额跋（代）

○龟宅郑氏续修族谱序

吾师大宗伯江瑟菴先生，叙晋江张鞠园庐州府志谓：国史、县志、家谱三者，惟修志为难。朝廷设官掌史，又有起居注、有时政记、有会要、有六曹文案及百家记述。其纂辑，即更姓易代不难成。谱者，一家之事，世系行业、婚宦生卒，其子孙非甚不肖，皆能识之。志则所载止于一方。所据者有司之簿籍，出于胥吏之手；其长老所记忆则言人人殊，非及时编述，隔越年所，则缺失必多。其言如是，是固然矣。窃谓古与史之在县、在国，公也。谱在家，虽公而私。公则书法可以不隐，至更代易官，美恶亦在所不讳。而谱之宗祖则百数十世不易，其分支子孙又各私其祖考尊亲之讳，谱皆兼之。以此较志与史，则谱难矣。

吾族之谱，修于明初祖福公者久失传，今所传有三：一孚所公明万历修，一字澄公修于顺治己亥，一愧两公于康熙癸巳因字澄公本而增成之。乾隆八年，其孙起凤又续于后，皆未刻。孚所公谱早侵板，愧两公叙称刻板谱是也。刻板谱为后人诟病者有二：垂戒不孝一条为其非实耳；若书户部公无嗣，则正谱法合春秋之义，特当补抱继一节。愧两公谱矫其弊，凡兄弟之子出继承祖者概不书；岂亦变例以绝人口欤！今距愧两公又八世，幸际承平，子孙繁衍，惟支派有衰旺、习尚有美恶，其中忌讳又不仅沾沾争嫡庶与继承之同异姓也。如秦之嬴、吕在宫闱且难揜，况耳目最近之里巷？然迹虽昭彰，事涉暧昧，书之其子孙无地自容，不书而隐则是谱他姓之族：此谱所以难。吾族先世无是，前举犹惮于执笔，况欲当吾世修之乎！

嘉庆庚辰之秋，兼才回自都。公车十一上无功，年又逾六旬，且将之官海外；修谱难，欲以临行修数十年未修之谱则更难。顾此属子孙事，不能竟诿，族中同志亦以是相迫促，爰敢于十月之朔，集英俊子弟开局于光裕堂祖祠，逐日橐笔分查。甫逾月，各以其支派来录其已谱而续其未谱者，共成八卷；生卒咸载，坟墓悉登。间有破法乱规为乡里所不齿者，咸不讳而书以待成于兼才；皆由吾祖有灵，俾各思潮本源，咸知大义，是以得藉手成功。独愧兼才学识疏浅，谱例宗法毫无讲明。来台湾，再订邑志成，其二年始克从事斯谱；深惧上无以绍先人，下不足取信后嗣。幸三谱具在，得以参酌成书。其一世始祖至二十世，则依字澄、愧两二公按旧谱审订着于谱，惟尊本派附支以省淆混；其彦芳公以下着世，则从孚所公谱与庙祀牌位昭穆合，仍顺昭祖公世次注于下，殿以家传、阃行、科目、祭礼、族规并宅田附焉。至他书有裨于尊祖、

敬宗、睦族、亲亲之道，谨录载卷首，后之人服而习之，以谱法之所必然，兴起人心之所同然，伦理无乖，矩规世守，而又顺时修明，罔致残缺；兼才当其难，后人为其易，于以追溯本原、垂休后嗣，则于斯谱有光矣。

道光二年二月，二房裔孙兼才谨叙。

○时文稿自序

乾隆丁未，兼才年三十，奉两松徐中丞檄入鳌峰书院，得受业孟瓶菴师。庚戌，以应朝考，侍陆耳山师于都门，旋入太学肄业。辛亥，汪瑟菴先生奉命掌成均，兼才亲受业其门。嘉庆丙辰，兼才官学教习期满；丁巳冬，选闽清学缺。其明年戊午，当出都，先期录稿，总为一册，再请定于瑟菴师。盖即辛亥以来，历任司成所取录与助教陈旭峰先生所手订者也。己未，以初试春官，重至都，旋报罢归闽清。稼门汪中丞为戊午福建乡试监临官，既谒见，虑兼才废学，月命课五艺。兼才间录呈旧作，评阅多出其门下宁化吴清夫手。兼才得交清夫，自是始。辛酉，恩科再试，仍报罢。时已调任安溪，兼才请于部，得奏准留都待试。未几，辛筠谷师以侍御告归终养，其伯兄淑邮先生仍待试礼部。瑟菴师亦先一年服阙入都，宝斋师又于是冬满学差任，回自山右。兼才皆亲质课文，就所评隲，审观同异，以定去取。而旭峰先生虽在都，自辛酉以目疾谢客，不能复得一字矣。乙丑、戊辰两次北上，俱来自台湾。戊辰，再溜都。时新辞江西长宁令之擢，得仍铨教职，意兴犹豪，而同辈寥寥，无复从前之雅集。淑邮乙丑既成进士去，瑟菴师又以学差留任江西；宝斋师迁官副宪，亦非如前之得宽心评论。故辛酉、戊辰两留都，聚散既殊，论文之乐，前后遂远不相及云。其得自宦游，闽清郭司训励斋（宗泰）、台湾胡司马岳青（应魁，丹阳人，淡水同知；先为德化令）、来建宁有金孝廉芑汀（荣镐）三人者。郭鲜置褒贬，惟劝兼才读归太仆稿；胡多褒多贬，金多贬少褒：见各不同，而皆有益于兼才。辛未，兼才再归自都；至是，盖七试春官矣。检橐中积稿，念当续录以存。乃就各家所许可者，重加订正；命儿子缮楷，而自汇存其评语。其余僚友偶有评跋，亦间存之。合前计录文若干首，盖宽其数，俟知我者之再有所裁酌焉。录既成，仍冠以汪、陈二叙。积年既久，知皆师友之力，然技仅止此。兼才年且逾五旬，其为钝拙无成，亦可悲矣！述之以着是编始末，而又不甘朽落者，冀师友之重有以匡我也。

壬申春孟之月，兼才书于绥安官舍。

○台湾县学署再到堂额跋

官于海外，有再到者、有三到者。其以观察再到，去今久而民愈不忘者，则惟海康陈清端公。若司教之官，再到、三到者，予近所见有二：一以劾去，一保举作县。其得失，盖有幸、不幸焉。虽然，君子之居官，得失非所论

，论勤惰而已。世无海康其人，何堪一到、再到哉！予自甲子至今，两官斯任，人犹是而年已非。抚今追昔，用自悚然。既属友人书额，乃自书跋，以志予惧。

道光元年（辛巳）九月。

○柯淳葦诗文序

嘉庆己巳冬，兼才于役郡城，访晋江淳葦先生于邵武县学署。淳葦自订诗文稿甫竣工，属兼才校其集，并命为序。兼才与淳葦相知名逾十年，今以官同方，始晤聚。于是，读其诗、古文，习其言论性情，乃得所以序淳葦者。

淳葦初官永定，旋调诏安；未几，赴台湾嘉义。今来邵武，又逾五年。在寅僚中，独以亢直着。有所欲言，必急发，不能隐；既发，心与口亦必不相违。盖其秉性阳刚，不肯为闭密深藏之行。以故朋侪中疏者自疏而亲者终亲；性之所投，两不相强，亦各不自知也。其于诗文亦然。自家居迄仕宦三、四十年中，内而家人父子，外而师友宾僚，与夫风土人情之殊异、山川古蹟之变迁，凡所为忧乐、死生、盛衰、得失，其缠绵悱恻、低徊慨叹，皆以身之所经，悉举而发之诗与文，一如其意之所欲言而后止。自功令以制义取士，士能兼诗、古文者盖少。窃谓制义代圣贤立言，惟求其是。所谓是者，不背不乖，各得其中之神理也。诗、古文胥其人肺腑所欲言，贵得其真。所谓真者，不矫不饰，各肖其人之性情也。淳葦以阳刚之秉，发为诗、古文，言质而不意不衰、事烦而体不弱，有光明磊落之概，无晦僻艰深以自饰；俾世之习淳葦、亲淳葦者，读之无不欣然抚卷起曰：『此诚淳葦之诗、淳葦之文也。岂非得其真而有以肖其性情之故欤』！淳葦制义别有集，余集十数种，兹集先梓以行。于校毕日，录以质淳葦。

○续修台湾县志跋

台湾县志七卷，耘庐薛司马详准续修成。既，请序谓兼才曰：『是书子始终其役，今且内渡去，盍跋之』！兼才曰：『诺』。兼才以嘉庆九年（甲子）调至台湾，会县修学宫。明年秋，兼才会试归；既抵任，会山海贼变作，郡中军兴。越丙寅八月，兼才始得议终事学宫。复集董事、飭工匠，乃言曰：『邑事之当举，独学宫哉！征文考献，志乘其要也』。时大帅留郡，重兵未撤，百姓戎马之余，绥抚为急；县令责有专属，未遑兼顾。于是，兼才乃先事筹画，详请嘉义学谢教谕总纂修事，并慎选分纂、采访十有五人，牒县具闻，各报可。退谷谢丈以今春二月奉道檄入局总其事，有议删前志载郡治事者。兼才曰：『删澎湖事可，删郡治事则不可。县，海外地，且初辟，数患兵燹，事多改更。前志修于乾隆壬申，岁月既久，档案渐蚀；及今仅得询诸故老，取信后人。若必曰：『此郡事也，非邑志所宜存；此郡官也，非邑志所宜有』。是徒

为苟且易成计耳。况如街里、城池等已不能划然属之郡而删于邑，故宽于义例，其失小；而使后日郡中文献无征，其失大也。』曰：『然则何以处澎湖？』曰：『澎湖有志，始胡别驾；较前邑志之修，期稍近，且无所改置也。故可删』。众请决于退谷谢丈；谢丈曰：『志以传信，台湾为郡附郭，县耳目近，闻见足征；前志不遗，因之可也。澎湖远隔海中，而我等居郡城，与其握笔悬揣，不如且缺；既有专志，裁之是矣』。乃各按簿计里，采近搜远，依期毕集，互考参稽。至于显微阐幽，尤致详慎。而谢丈澄心凝虑，讲是去非，宏众美之收、出独裁之见，有所论断，悉秉大义；与陈少林诸罗县志，后先同轨。第少林当立法简略之初，洞观事势，故规画以待诸后人；谢丈值俗尚奢淫之后，熟悉人情，故发明使追夫往制。其旨归稍殊，后之览者，亦可以得其用心矣。

是役也，费出乐输、用归节省，总纂修贖薪水共若干金、倩写工资及纸笔杂费共若干金，开雕之费属某君肩成之。至在局诸君始终悉出己力效公，一如前之董理学宫时，皆耘庐司马能得士心，乐为之用。兼才藉手成功，其所值盖亦有幸云。

○跋黄石斋先生手卷

字足以重人手？记庚申之夏，兼才见墨刻杨忠愍尺牍于汪稼门中丞，中丞珍以示予。与忠愍同时，严分宜亦能书，人不以视忠愍者视分宜也。来台阳之四年为嘉庆丁卯，友人韩奎垣出石斋先生所书便面，亦珍以示予。与石斋同时，洪文襄亦能书，人更不以视石斋者视文襄也。

呜呼！石斋，忠孝人也。时事感伤，往往见诸笔墨。其所处，盖视忠愍为难。所书便面，乃手录其诗真蹟，又非忠愍墨刻可比。奎垣珍之、重之，当有过于中丞万万者。然则石斋亦自为可重耳，字果足以重石斋哉！石斋书蹟在世非不常见，而人愈珍之、重之。晋江张鞠园官刑部时，出家藏石斋书装潢，进大司寇胡云坡。司寇敛容谢曰：『吾何福得此』！卒不敢受。翁覃溪阁学乃取鞠园所装本跋之，各按传与谱，审其当为某时书，一若自谓可以知石斋者。呜呼！石斋，忠孝人也。胡司寇自谓无福不取得，吾不知奎垣其何福之能得。同年生余治堂乃强分其一以去，吾不知竟何福而能得奎垣之所得耶！奎垣喜交时士，尤善治堂。治堂临去，有跋。是卷度予阁已累月，逡巡不敢下。兹之成，亦迫于归期而然。谓与奎垣留示交情则可；若云足以知石斋，覃溪阁学且不能，予小子何敢谓尔？

闻石斋北去时，洪文襄与晤于旅舍，石斋惊为鬼，走避之。彼固与石斋相反者。然则反石斋所为者，皆鬼也，皆石斋所欲走避者也。世之观石斋书者，可以惧矣。

丁卯秋九月。

○鹿耳门天后庙额跋（代）

皇帝嗣统，武烈丕承；威灵远暨，陆讦水栗，蠢尔蔡牵，敢谋不轨；复以逃窜余生，重投罗网！予既奉命东征，即驰赴鹿耳门，督水陆军剿捕；而汕外惊涛湔涌，与炮矢交激，击沉贼船过半，生擒贼党数逾二百，皆逆首罪贯满盈，致干神怒。诛灭小丑，翊赞圣朝。欣感之余，敬献「神潮助顺」匾额，悬挂堂皇；并跋数言，以垂不朽。

●杂着卷六

上辛筠谷侍御

诸生月课辨存

寿澹轩兄六十

○上辛筠谷侍御

兼才旧夏寄一函，内附哈仔栏纪略钞本。哈仔栏向未内属，旧冬梁九山据谢退谷所着纪略，条列奏闻，今已奉旨收抚。纪略一书，夏间已梓于前台郡守双梧杨公；如得其本，当即寄览。古人以林下优游为第一好事，然今古不同势、彼此不同俗，若乡里多故，地方官势重，反不如远守一官，犹得优游自在。兼才家近漳、泉，此事素习，敢以为言。前辞长宁县之擢，汪瑟菴、莫宝斋二师颇不以为然。瑟菴师来书，援欧阳永叔「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二语相劝勉。窃谓教官虽职处于闲，亦足及物，但不能及远；县令势足及远，而职卑多掣肘，亦未尽足及物。所谓可以及物者，非惟视其官，亦宜兼计其人。若吾师官居清要，为朝廷耳目，今又十载归养；吏治民风，闻见愈悉。他日出山，以所阅历形诸章奏，直不崇朝雨遍天下。移孝作忠，吾身亲见，夫岂细事！永叔二语，盖非吾师莫能当也。区区之见，藉便上陈，伏惟监察。

○诸生月课辨存（书种堂六种时艺汇存小序之一）

月课，斋中一事也；时艺，又课中一事也。功令所关，而行之则视其人。兼才之课，远者封寄题目，近者亲试。青年有馆或远学者，封寄题目；无者亲试。颁白之老，听其自来而已。月课以两旷不过三，久之嗜学之徒有日进而不自知者矣。夫文，末也；行与忠信，本也。子以四者为教；又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求忠信不出十室，况求文于今之一郡、一邑哉！动谓彼地无人者，自坐不知耳。明谭友夏送其友主试黔南云：莫云黔土少，相士者何如。兼才每服膺此言。盖相士者，欲以一人之识见，尽数千百人于四子书文，非剖析源流、精审义类，鲜有不颠倒错乱。记云：学，然后知不足。不学焉足以知之！谭公此言，盖教人自反也。兼才所至，不敢谓彼地无人，而监别寡识，愧公言实甚。是编所存，虽课人而不啻自课矣。闽清为余初任，悔未为留稿。安溪

、台湾虽为留稿，而多散失。惟建宁诸稿存，间有其文来自邻学生或宦游子弟及他省游学诸生；虽未敢均屈为弟子，而因课论文，其佳者亦录附于此，计文若干首。

○寿澹轩兄六十

三兄澹轩，于嘉庆乙亥二月之朔周甲庆辰。是日，建宁令包礼堂明府命其嗣士彦来学。兼才念在署未获归祝，心不怿。

明府问故，兼才肃容言曰：『兼才兄弟五，今存者四人。丁卯，仲兄年六十，兼才官台湾，以会试归，得补祝。三即澹轩，今又六十矣。忆乾隆甲午，兄年十九，先伯父斗山自海外归，阅其文，谓可亢吾宗。丁酉之春，学使方莅永，而先君病作，顾谓伯父曰：学使者巡上游迟来，无乃不使予睹二子入学耶！越二旬，竟弃世。及秋，先母刘孺人又弃世。时同侪多掇青衿，应省试去，或以高等充拔萃科，而予兄弟独茕茕在疚。伯父忆先君言，至为泣下。初，先祖司训公严家法；每岁时归，儿孙皆环侍于堂，不命退，不敢就私室。先君兄弟循其教，至老不敢忘。夜序坐以齿，白发相辉。兼才等时方就傅，列处座末，有低声私语，辄遭斥退，则就积书岩读。积书岩者，先君所辟书室也。至是予兄弟痛失瞻依，弥加亲爱。第五弟年虽少，皆相随团聚积书岩，如先君在日。戊戌，兼才将侍伯父于汴署，兄弟依依不忍离。比庚子归，复团聚。己酉，澹轩兄入学，兼才是科充选拔，同出陆耳山师门。计其时，兼才肄业鳌峰已三年，及是当入都；修脯、旅资皆澹轩兄豫为筹之。兼才不与知也。甲寅，澹轩兄以廩贡肄业太学，两次进诗赋，颂临雍大礼。嘉庆戊午，兼才自都归，赴闽清新任。秋闈，侥幸第一。兄试京兆，仅得房荐。明年，兼才应礼部试抵都，兄已应王莲府（宗诚）学使之聘来汴矣。于是，兼才复迂道见于汴；将辞归，虑兼才独行，遂同归。道出庐州，溯长江而上；渡鄱阳湖，南踰分水关，游崇安之武彝，乃顺流而入梅溪视旧。冬，兼才领咨来，时仲兄送至浦城，水陆千里，一路临流把盏、踏雪看山，俱为予兄弟平生之至乐。自是一官匏系，见遂稀。未几，调海外。己巳，又改选今地，见益稀。回忆曩时，虽析爨未尝别食，非就馆授徒未尝分衾。在太学复同学、同师，相资相益。及今白首，反不获同居相庆，岂非爱敬衰于仕宦耶？』

明府闻之，喟然曰：『此亦势使然也。昔后汉张酺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唐狄仁杰为并州都督府法曹亲在河阳；父子且然，何况兄弟！兄弟所难者，终始友睦，修身励行，不以贵贱易心耳；仕宦非所累也。澹轩先生方庆得官，与君近则学行相恤、图籍相慰，乐犹昔也；远亦寄书相励，不失雍睦。且学博一官，责在明伦；人伦之大，莫过孝友。曩行于家，今并教于学，谊隆骨肉、化被门墙。风教之行与褒扬之典，皆贻亲令名，为君兄弟一大志事，安在白

首株守故里之果足乐耶』！

兼才敛容起谢。因敬次成篇，命儿辈携归以祝。

●附录

台湾县学教谕郑君墓志铭福州陈寿祺撰

君讳兼才，字文化，一字六亭；永春德化南乡人也。年二十五，补诸生。踰壮，师事闽县考功孟先生于鳌峰书院，学使陆耳山院副拔君贡太学。今山阳汪瑟葦尚书为祭酒，器之，考充正蓝旗官教习，游京师九载。嘉庆三年，铨授闽清教谕，归。举乡试第一；主司，则今会稽莫宝斋、万载辛筠谷两侍郎也。鞏下闻之，啧啧颂得人。君学有本原，敦厚而廉直。自以职在教学，毅然以洁修庠序、阐扬幽隐、扶植人伦、整齐风俗为己任。历安溪、建宁，再至台湾。凡文庙、殿阁、明伦堂及名宦、乡贤、忠义孝悌、节孝祠，莫不劝施兴作。虽劳勩，不惮请奖。其好义尤力者，或专衔详报；祀典所不备，则审稽先烈潜德请补之。其勇于为义，若饥渴之于饮食。台湾二百年来文武弁兵死事者无虑千人，久而案牒淆且漏，君请于巡道建昭忠祠，谨据议恤册案及东瀛纪事，一一区而厘之。神牌名氏，皆君手书。以为义在捐躯而骂贼者，虽臧获可旌；情由召衅而偷生者，虽衣冠必绌。其激扬清浊，凜然于名义之不可假、公论之不可道，至明以厉也。君虽为师儒官，常急乡国利病；有可言于当事，则大声疾呼，救之如恐不及，蹶然忘其位之卑而身之为众忌也。其上巡道庆公书，力陈台城非浚濠不可。上总督汪公论吏治民风、械斗、辨诬三书，瑟葦尚书许其志在天下，可谓深知君矣。

君之始至台湾，海盗犯鹿耳门。镇将以下备御要隘，檄君守郡大西门，昼夜巡稽出入，奸无所容。贼平，以军功擢江西长宁令，辞不就；当事重之。在安溪，与侯官谢退谷同寮交最笃。谢退谷者，宿学重气节，喜经济；余尝与君目为两贤校官也。既君举退谷修台湾县志，而君左右之。志成，称善本。后台郡绅士议修郡志，请太守必得谢退谷、郑六亭二人而后可。太守为请于方伯，调君来。而谢君已以疾归，君赴公车。踰二年，乃复至，事遂不果。然君卒刊补谢君之书，而海外文献始备。

君之在安溪、建宁，士皆奉君祠位。初去台湾，众争送之北郊；香案旗鼓，填塞街市，数里不绝。君口不言贫，居官刻苦不能致数金以遗其子。其子惮父严，不敢邮一纸告乏。然族亲有急当赙恤，未尝不人人给所欲也。善制艺，尝十一赴会试，屡蹶，无愠色。嘉庆末，举卓异。道光元年，方伯、今巡抚金匱孙公重君，举君孝廉方正，荐之大府，而君以二年秋逝矣。呜呼！惜哉。

余少与君受业孟考功之门，及官京师逮旋里，顾不常聚，然心折其贤盖久。闻其卒，岂胜悲耶！呜乎！师儒之官，至今日而敝矣。父师、少师之教，既

不得行于左右塾；而瓠叶、兔首、飨射之礼，又无以风示州邑。■〈亻累〉然厕令长之末，旅进旅退，与丞掾伍罢癯者供课殿而已。强者或昧雉其弟子员，弟子员或终其身不敢奉谒，则悍然以违抗为诸生罪。噫！是可伤已。如君与谢君，诚学校之干城、儒林之圭臬，其所为皆他人所不能为；安能复起九原，使斯道犹有所寄哉！虽然，二君之言与行事，彰彰在人耳目。诵君之文、论君之世者，毋亦有激厉而奋兴者乎！君所着有宜居、愈瘖等集若干卷。宜居者，谓校官居卑、居贫，职易称也；愈瘖者，取晏子云「下无言则吾谓之瘖」，谓时以言事自效，冀求愈夫生而不瘖者之不幸沦于瘖也。春秋六十有五。配李孺人，先君卒。

葬有日，其孤自其邑来请铭。铭曰：胶庠道敞，津梁畴遵？鼓篋何赖，章逢曷亲。觥觥郑君，克尽厥职。慈惠之师，好是正直。明扶纪纲，幽厘礼式。栾公社祀，乃在儒林；谓非遗爱，悦恠青衿！海水群飞，赤嵌缴外；金汤一心，扞城功最。抱奇济物，俊才盘盘；奈何高节，卒辞长官！新诏征贤，网罗鷗鸾；奈何厄命，竟凋飞翰！风花陞沉，岂君忧喜？因事存文，用道作砥。君身虽归，君志不死。吁嗟九原，谁为知己！